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鄒母羅太君文

嗟嗟太君壯失所天篤生令子爲國擊姦三仕  
三已直節如弦所傷聖善一命未沾况未舉孫  
寥寥膝前是母是子天壤之間其名則侈其福  
未全余于令子幸爲同年兄弟之契膠漆椒蘭  
而母吾母休戚共焉爾瞻南仕再辱周旋問母

起居步履仙仙猶秉家政出入米鹽八十大慶  
余作壽篇百斯千斯語短情綿曾未幾何訃音  
忽傳姑媳并命令子悲纏方今運否拯救惟賢  
朝野喁喁首屬爾瞻雷霆霽怒雨露且覃億兆  
咨嗟傷母不延嗚呼人命如電芭蕉匪堅漚起  
漚滅何後何先古稱不朽立德功言令子庶幾  
母也並妍蓬萊絳宮乘雲往還絮酒隻雞千里  
告虔太君有神鑒此芳荃

祭鄧太夫人文

惟母之賢海內所欽宜婦宜母式儉式勤既壽  
且康而晚見孫伯兮仲兮捧觴欣欣胡不干齡  
吊者在門某等始筭詞館尋側南雍幸居仲後  
式範飡風仲欣亦欣仲戚亦戚母計遙聞心驚  
涕出嗚呼哀哉仙耶夢耶百年暫戲生死哀榮  
惟母則備母壽有終母名無已涼風旣生白雲  
英英總幃颯然母神如存薦羞陳辭母庶來歆  
祭屠母趙太君文  
於惟太君女士之英少茹荼苦晚逮榮亨有子

六人惟季也才華搖星斗名走風雷才高數奇  
遂逢謔詠握有鴻寶囊無金錯綵衣媚影菽水  
含春是母是子陶然天真惟余驚乘令子同舉  
傾蓋授分一笑心許令子領邑余旋歸里偏舟  
婁從倡予和汝起居太君溫然色喜若母吾母  
視余猶子每憶庚辰太君抱孫余偕君典千里  
及門喜噉湯餅戲訂姻婚沈姬免身天惠得女  
緘書清溪願諧宿許余忝謇修宛陵是征一段  
奇事千古交情爲歲幾何而我三士或死或生  
或出或處浮雲列缺須臾轉徙白髮素心東海  
樵李人壽七十古云希有而况太君九十又九  
以望百齡旬朔之間海內知舊徵詩綴篇賀客  
填擁將在新年如何殘臘委蛺而仙所可喜者  
沈女初歸銀河畢渡寶婺藏輝易笑而號更賀  
以吊凡我同心千里共悼夢禎小子守官陪京  
不能赴哭我心怆怆不腆之儀緘以蕪詞太君  
有神其式臨之

祭于母虞太安人中甫母也

嗚呼太君戢耀玄冬首春而計我懷忡忡太君  
之生虞實望族出嬪高門夫賢子淑子淑且多  
仲也白眉癸未禮闈余幸舉之惟昔叅軍亦叅  
交籍是父是子廿年膠漆歲非龍蛇殲我叅軍  
太君繼之喪禍孔殷我聞仲病病甚幾死一息  
僅屬奈何堪此仲喜而喜仲悲而悲蒲伏千里  
咨嗟涕洟仲旣聞道當一死生藏山非固逝川  
不停要言玄論親必熟聞譬如久假欣返其真  
况于太君死而不死玉樹青葱庭階具美善積  
慶餘後當鵲起窀穸相從亦何憾已我之來思  
夏雲始滋敬薦溪毛緘以哀詞太君有靈式降  
于斯

祭丁母李太君文

嗚呼太君長孺之母賢子賢夫雲霄接武榷楠  
在山蛟龍出淵源潔流清於理則然每憶巳卯  
請告而南始識長孺弱冠之年喜其開敏期其  
飛翻果克有立爲時豪賢制策夕奏抗疏朝傳  
首犯忌諱指斥神姦憂時賈生懇惻陸宣章雖

寢閣清論歸妍旋從喪疚歸臥雪川太君安養  
彩衣仙仙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乃順世論將母  
而北謁選中舍鳳池翱翔太君忽病醫禱萬方  
終不能起廣柳扶將擗踊哭泣哀感路傍嗚呼  
太君閨譽夙彰宜婦宜母慈儉溫良譬蕤旃檀  
表裡皆香况有令胤助其聲光余忝通家廿年  
世誼守官陪京不獲躬祭乃獻溪毛佐以荒詞  
太君之神宜無不之赤霄絳雲恍鑒于斯

祭李淑人文顧元菴司馬元配

天佑國家而生賢佐必生英媛陰教是輔於惟  
淑人作嬪高門巍巍司馬位高望尊淑人治內  
沼沚蘋蘩天子曰咨綸綍宜恩淑人有子雙聞  
詩禮况衍孫枝瓊瑤濟濟司馬東山物望攸寄  
蒲輪方來婺星先逝莊氏鼓盆潘生悼亡司馬  
多情哀至則傷况也淑人淑慎端良天胡不憖  
失此孟光日居月諸窀穸倏忽同穴之誼大痛  
難抑余於司馬忝附石交淑人之賢通家所高  
雖限江海一葦非勞乃不能前遠寄溪毛淑人

之神玄宮絳霄倘鑒斯文忽下靈鑣

祭陳母林太孺人文

嗚呼陳母淑且莊兮從子于官壽而康兮子爲  
清郎客滿堂兮被服仁義椒蘭芳兮有甘有脆  
慰母慈兮含飴弄孫時娛嬉兮年滿八十步仙  
仙兮千秋萬歲賀觴前兮如何一朝忽長歸兮  
賀客未集吊者隨兮吉凶糾纏信無倪兮而子  
脫穎出余門兮歲踰十五離合紛兮萍聚白下  
如肉骨兮同憂共喜捐形跡兮樂母之壽悲其  
逝兮而子傷摧寧忍睹兮閩天遙遙秋風厲兮  
素旒翩翩廣柳邁兮路人含酸矧氣類兮溪蘋  
沚毛寓一哀兮惟母有神颯然來兮

祭王母朱夫人文

嗚呼名臣名媛相待而生世道之幸家道之亨  
台星婺宿雙照婁水夫人師相一彼一此峩峩  
夫人笄而嬪王以迨白首靜一端莊孝孚七箸  
仁洽烝嘗親賓僕御上下肅將師相生平怡情  
寥廓世故家事多所遺落夫人相之拮据斟酌

家衆千指悉稟畫諾師相在朝一德格天至于  
勇退東山宴然實賴夫人琴瑟韋弦如何一疾  
大命不延天於夫人既隆其匹胡薄其筭裘不  
滿七天於師相既遺之佚胡奪其配衰年毀瘠  
吉凶之故巧曆難齊所以達人鼓盆而嘻何況  
夫人生榮死哀有女而仙有子而才森森玉樹  
長于庭階前因深植後福未涯豈涉冥途必踐  
蓮臺上真接引鸞雀往來夢禎小子門牆二紀  
恩兼生成情通憂喜不腆芳菊緘以蕪詞涕豈  
無從肅然在斯

祭沈母王孺人文

嗚呼孺人之歿寒暑再周生存華屋忽焉山丘  
人道何促玄塗何修哀哀子婦聚哭松楸僕御  
喟嘆親戚涕流稱未亾人八歷春秋攢眉蒿日  
宵旦以愁于今合并魂魄嬉遊况從尊章定省  
非悠人間永隔地下相求二鷦有才克紹箕裘  
佳孫襁褓氣可食牛孺人後福如川東流余忝  
年籍太史辱收矧連昏姻共喜同憂敬申薄祭



清醴庶羞溪毛雖微可薦諸幽神無不之竟卽  
斯陬

祭張母文

夫人有聞以子君一君一之才南金少匹余昔  
南雍校藝相得喜魁大廷承明載筆母訃忽聞  
煢煢纏戚賀者在門吊者在室母之於子何必  
已出美疢滋毒生我必石何況慈幃惟順無逆  
君一有成翳母之錫朱芾方來白日遂匿生死  
榮哀食報靡極

祭李母吳太孺人文

懿哉太君封公之配篤生令子英英國器令子  
君實特妙文章余忝切磋商喜其名揚如何一跌  
尚淹花署別親三年南雲婁顧母故多病藥餌  
尚支如何一旦生死別離令子辭歸朔風淒緊  
父子相見聲吞淚盡而翁之起備嘗艱辛太君  
相之宿著勞勤子顯而顯禴翟初錫宜享百年  
天不可必令子有女字我沈甥吉夢是踐欣然  
締盟沈甥忽孤悲纏令子千里緘詞唁生勞死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禍福糾纏兩姓共之通字之誼不勝凄其太君  
之壽已踰七帙有子而貴如東之日再命三命  
華母于幽母也何憾倏然山丘

祭沈親母

嗚呼孺人吾女之姑義以教子勤以佐夫禋身  
率下閨譽日乎胡不百年而卽玄廬傷哉親翁  
需次京邸哀書忽聞痛纏故里兩鶻兩婦視殮  
視含秋風掩涕夜月懷酸曾母儀之勿待何朝  
露而溘先嗟乎惟死與生如夜與晝賢聖凶愚

何但何就孺人有子俱才且賢夫稱盛德不愧  
所天善積慶餘瓜瓞綿綿孺人有知其必欣然

祭周母王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奉議之配令德令儀宜外宜內愛而  
能教儉而能施生有嘉聞沒有餘思余之仲女  
宜人長媳白髮青裙曾瞻顏色日月幾何窀穸  
已及玄冬初啟舊穀旣沒痛深子婦哀纏親戚  
玄旌搖搖素車麟麟華屋日遠泉臺日親我肴  
旣馨我酒旣清泫然出涕以祖其行嗚呼宜人

夫賢子好人誰不死宜人壽考况從奉議一丘  
共保宜人有知一笑雲表

### 祭亡女文

眞實居士歸自白下其明年己亥三月之晦始  
克造海上卽吾亡女之殯宮呼其神而祭之於  
是吾女之亡三年矣傷哉嗚呼謂汝眞死音容  
宛爾謂汝不死呼之不起汝傷汝痛命胡止此  
汝母早亡所生惟汝汝又無兒汝亡已矣吾首  
舉汝時猶弱齡汝母產暈幾殞厥生吾實腹汝

自夕至明惟時旣望春樓月盈吾戲指月錫汝  
幼名月之晦朔窮于三旬汝筭應之厥兆已成  
自汝生後吾逢百罹幸登鄉薦陽和始回汝字  
高門繞膝娛嬉明年落羽八月喪妻汝纔五歲  
覓棗與梨賴曾王母晨夕提攜其又明年娶汝  
後母就室于杭將汝共處先時沒母忽夢婦姑  
一壯一少挈一女雛曰此而女而善撫摩及旣  
見汝始悟夢事形容長短儼然肖似吾母吾妻  
降鑒于是以故後母視爾彌至其又五年吾始

登仕或返柴荆或娛帝里吾女必俱且挾二子  
憶昨嫁汝壬午上春忽踐燕路汝留海濱秉燭  
有篇聊寫苦辛明年吾歸以哭先人爰迨罹謗  
青山食貧十年之間多居武林海上往來跋涉  
勞勤吾憂共憂吾欣共欣吾旣賜環佐鐸南國  
汝從所天卒業樸樾入奉起居出娛琴瑟平生  
愉快此其一日吾再南擢汝送至吳別時感泣  
語絮情多曾未踰年而陟幽塗璧碎珠殘蘭凋  
蕙枯汝之亡也以哭愛子母子并命四日首尾

先時汝母將弟暫歸忽兆神籤骨肉當離亟行  
過里聞汝失兒知汝情至宿病難支速遣二弟  
往護視之仲弟先至汝已瀕危執手訣別語委  
神悽父母之念覩縷其詞傷哉吾女何爲至斯  
吾在官署兩夢墮齒先哭爾叔嗣又哭爾不自  
殞滅延禍無已竊念吾女生而明智孝經女訓  
略舉大義精曉絲桐傍迨曲藝裁縫織紉特其  
餘事篤孝尊章敬禮夫婿晚遭舅病割股和劑  
淑慎其身終溫且惠先妻淳篤而汝穎利芝草

無根孰云母氣乃俱短折矧無遺類吾既衰老  
雪鬢霜髭又以無用爲世所遺惟骨肉間可以  
自怡奪我慧女誰庇癡兒母氏多憂九折逶迤  
酬量酸醎誰與共之吾女方逝小妹及笄出閣  
未幾忽生佳兒歸寧往來念汝益悲我來海上  
歷汝房幃想汝生存語笑歡愉而今已矣魂其  
何之人耶天耶道亦多岐生旣英敏死必有知  
酌汝芳膠佐以哀詞其脫苦趣翱翔天衢

哭荃兒文

荃兒海鹽沈氏子余長女所出小名狗狗余曷  
之荃兒家人呼熟仍曰狗狗生丙戌四月戊子  
死戊子正月乙巳其死以痘首尾三歲計在世  
六百一十八日耳傷哉余亡婦早世所生惟嫁  
沈氏一女女惟此兒又多病再能生育與否未  
可知是余亡婦遺種惟此一塊肉耳奈何可死  
荃兒初生余至海上視之抱置膝上令鑷工淨  
髮骨氣清堅啼聲有力甚喜歸告余婦謂必易  
養後余女兩攜之至杭初至右耳生毒流膿面

色清瘦顧神氣無恙住兩月餘易乳母而去比  
再至則甚黠能伺人嗔喜爲去就能呼娘及爹  
稍久能呼外婆呼余亦曰爹初見余攝冠帶則  
驚喜相視余與外氏竝居外氏兩世俱在堂亦  
漸能以尊行呼送目動頤倏忽會意闔門大小  
無不人人憐愛之兒不畏生賓客至者亦不避  
或相傳抱持以爲笑樂與之酒則喜能盡一小  
杯兒太露精彩亦疑其難養察其所生支干甚  
吉兩目炯炯射人周身骨相無一合難養法者

獨坐好盤膝類僧人跣趺余婦曾一言之然愛  
憐之甚萬萬不慮有此也舊歲秋冬杭城痘疹  
盛行而全活甚少荃兒在甚爲之懼竟無恙以  
十一月廿二日歸余適有事携李先一日出門  
不及送荃兒母子歸問荃兒去時作何狀婦曰  
荃兒出門矣復入中門返顧而去蓋戀戀云荃  
兒喜弄猫及乳狗牽尾曳足惟兒意聞沈氏亦  
有乳狗恐母護子或驚荃兒戒乳母及婢謹視  
之勿令近乳狗如居杭時也荃兒在此尚不能

獨步人扶之則行如飛比歸遂能行且能言日對母道說居杭時事計荃兒別去兩月耳頃十九日忽聞其出痘余夫婦倉皇驚問得其狀甚凶已九日矣急遣奴子視之比至兒遂斷氣又二日奴子還聞荃兒訃傷哉是余婦訣兒於中門返顧之時而余則又先一日矣其日余忽忽出門不及再三撫弄兒豈知其爲死別哉哭荃兒因念其母方居杭時兒或跳蹶母聞啼聲倉皇驚悸呼婢誚責雙淚欲落一旦失掌珍其痛

楚崩裂不知何狀相去兩日程不能飛往視之念荃兒母子因痛亡婦遺種眇然不知此後尚能衍此一脉否傷哉昔唐顧况哭亾子甚痛作詩云云亾子地下聞之請于司命者再生爲顧氏兒卽非熊也吾壻女於荃兒哀酸思念之情不減顧况荃兒有知或再生爲沈氏兒以大其門未可知也乃遣老婢賚山楮一束金銀錠五百至瘞兒所焚而告之且述余哀情如此其詞曰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三  
有兒而死不如無兒黠慧而死不如愚癡嗚呼  
荃兒爾生兩周而居杭者半載於茲爾父母愛  
爾如眼中珠想爾跳地爲笑爲喜親我就我百  
態千奇爲爾設榻乳母共棲爾歸兩月榻猶未  
移豈知生別遂爲死離泉臺無骨肉爾皇皇乎  
欲何之死者可生爾何不請於司命如顧氏兒  
再生沈氏富貴期頤爾既能言當解余詞爾豈  
能悠悠地下聽爾父母之號痛而崩摧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三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策

問易稱天地交爲泰不交爲否君臣亦然  
三五尚矣漢唐而降治不逮古亂亡相  
繼豈其君臣未嘗交與抑所謂交者非  
也本朝高帝開基列聖續緒二百年來  
典宮中熏爲太和夫亦同心同德之臣是賴其  
皇土列所謂交者亦能揚厲其萬一與



皇上踐祚崇禮儒碩躬親講幄又間行召對之  
典官府一體中外謚寧蓋交之效已邇歲朝講  
久虛章疏寢閣中外大僚或缺不補大臣請告  
縻不聽去識者有錮賢廢事之歎堂簾之分日  
遠釜鬻之形已成不交甚矣其將何道以通之  
與雖曰神聖莫及然萬機獨運得無煩且勞與  
茲欲聯上下之交回泰道之盛必何術而可諸  
士概于中素矣其遂颺言之君與臣勢相隔也  
然而道相成也相隔則君疑于孤臣疑于卑而  
相成則君不得臣無以分其猷臣不得君無以  
行其志臣無以行其志則山林之中何不得焉  
而君無以分其猷則豈能以一手一足獨運天  
下而安其尊哉故君之求臣急于臣之求君知  
此則知交之義已天地之交不交而否泰異焉  
君臣之交不交而治亂分焉其始之離合在幾  
微念慮之間終之醞釀極四海九州之大故君  
若臣不幸而至於不交則爲臣者故宜兢兢于  
下積誠以爲感通之漸而爲君者又何忍不慄

慄于上以天下爲恣睢而輕士也哉愚觀唐虞之時堯舜以至聖垂衣拱手于上而四岳九官之徒都俞吁拂于下明良喜起之風千載可歌已降而夏商又降而成周其佐理之盛雖未足比隆唐虞而詩書所稱亦可以雄視百代下此則漢唐宋矣其君僅雜伯雜夷之主其臣亦功名富貴之儔當其盛時上一心以盡下下一心以媚上如高之於三傑也光之於雲臺諸臣也太宗之於房杜而玄之於姚宋也藝祖之於普而仁之於韓富也雲龍風虎聲應氣求亦各一時之懿詎可謂不交也特其所以交者不以道而以功不以德而以力故其君臣之間始終之際多不能盡善以追三五之隆有由來矣洪惟我朝太祖以神武開基列聖以守文續緒其間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或宣猷廊廟或殫力邊疆或竭節于天造草昧之時或攄蓋於重熙累洽之日師師濟濟炳耀後先所稱同心同德之臣非耶然豈諸臣之獨賢亦太祖列聖所以盡

其用而結其心者有以先之也交之本也我皇  
上躬神聖之資闡彙征之路臨御以來孜孜理  
道賢無遠而不登言無疎而不入寄腹心于耆  
碩付公論于外庭以故大法小廉內寧外謐庶  
幾哉稱泰交之盛邁迹三五而漢唐宋諸君遠  
在下風矣乃私憂過計之臣輒謂堂簾之分日  
遠斧鑿之形已成何耶此其故有五焉人主臨  
御如日在天常處法宮雲霧掩蔽天下何由瞻  
仰故彤廷之御不宜久虛也六經諸史洎祖宗

訓錄開人識見細旃之上優游啟沃弘益自多  
况見賢士大夫惟此一時而忍令隔絕故金華  
之席不宜久輟也二三大臣邃於學問老於世  
故鬱忠赤于胸懷以待咨詢久矣故召對之舉  
不宜久廢也防口如防川川壅而潰所傷必多  
况集思可以廣忠何忍置之故公車文牘不宜  
停閣不報也古者官修其方一官缺則一事廢  
但不及私昵可耳先虞其必私昵之及而縣其  
闕不補是懲噎而廢食也故推用之章不宜一

槩罷也皇上神聖羣臣莫及卽所稱五者豈遂  
不關聖慮以爲故事冗員有無不足爲損益萬  
幾雖夥獨操獨運足矣安所見煩且勞也豈知  
天下大噐受之祖宗受之皇天獨智不能操獨  
力不能運故必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故唐虞之  
時門曰四門恐一隅或塞也聰曰四聰目曰四  
目恐一方之見聞或壅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  
耄期猶勤而禹益之徒猶相與箴規不已上之  
勅下曰汝無面從而後言下之告上曰無若  
丹朱傲夫舜之無傲而禹臯之無面從而卽三尺  
豎子猶辨之况其君臣之間哉嘻此所以爲聖  
人之心而交之至也皇上誠遠法堯舜近法祖  
宗於以聯上下之交回泰道之盛何難焉敢以  
此爲芹曝之獻

問今天下所急而苦無必然之畫者莫甚  
黃河南連淮泗北接惠通一有溢徙不  
哽漕則驚陵寢兼利爲難蓋臣謀士蒿  
目而籌之不出塞與疏二者果孰得與

前此河臣嘗築高堰矣塞黃固口矣雖  
暫嚮其利而害亦隨之褒賞未幾斥罰  
隨至受事首鼠迄無成筭或謂雖有神  
禹終無錫圭之日然與否與或又謂前  
者後之籍方效其忠勤不幸受罰或始  
受事而卒會其成功如此者比比而是  
故河臣之功罪難明也其然與山東瀕  
河州縣之苦河工甚矣監司守令露宿  
于外凡五閱月靡水衡錢無筭而成功

猶未可全異將何以善其後與先後言  
治河者無過開支河濬海口築遙堤勤  
掃捲四策而已豈盡然與禹之治水袞  
功最詳而今昔異宣開塞殊趣諸生必  
有概于中矣其試言之毋同同勦

晰乎利害之宜而後河可治也衡乎功罪之當  
而後河臣可任也何也河自積石西來九折而  
入中國其勢勁悍湍急挾泥沙而下河日流而  
泥沙日停歲久則河身漸高勢不得不溢而他

徙也或者因而障之河身益高而猶隄防之是  
議是止兒啼而以上塞其口也於是不得不轉  
而議疏議塞者濟事之權利利害半之而議疏者  
無事之智何不利焉顧以多寡權利利害之中則  
疏之利常多而遠又無害塞之利少而近害或  
不旋踵此之不可不晰弛者河臣嘗築新堤於  
徐淮間矣此亦不可謂非十年之利然以迅疾  
萬里之黃流而一淮受之淮黃合流湖漭千里  
而一隄束之不待智者知其不久今隄高于地

幾及丈餘夏秋水漲河與隄並隄寧足恃哉故  
決之上則潰通灣天妃諸閘而患在漕決之下  
則灌鳳泗而患在陵寢漕爲國命所寄而陵寢  
尤王氣所鍾此二者寧堪受患哉故前代治河  
單去其害本朝治河兼資其利故曰晰乎利害  
之宜而後河可治也禹之治水也八年而後有  
錫圭之功前此則鑿龍門闕伊闕聽之而已疏  
之滄之決之排之聽之而已舜固不從中制而  
益稷以下諸臣佐之亦不旁撓其權虛已以觀

其成和衷以贊其績考之當時有鯀隄而無禹  
隄則禹之功惟因勢利導而已故曰行所無事  
何嘗襲堙洪之覆徹耶卽今日有神禹在廟堂  
之上能假之便宜至數年之久不一問狀乎諸  
臣共事者能保其議論心術之相合而無所撓  
乎言官不彈射乎錢糧出入終能恣之乎掣弄  
之肘而責之命中縛騏驥之足而課之千里愚  
知其無能爲已故曰雖有神禹終無錫圭之日  
也愚尤于今日河臣之功罪有慨焉夫賞以旌

有功罰以警有罪固也然賞行而適會其成功  
則勞非已出也罰行而適會其僨事卽孽非自  
致也以易決易徙之黃河而關漕渠陵寢之大  
計以多凶多懼之地位而無九年三考之責成  
則治今日之河非難而任今日之河誠爲難也  
故便宜假而後可以議事任事任專而後可以  
議賞罰賞罰定而後可以責成功故曰衡乎賞  
罰之當而後河臣可任也大概今日言治河者  
其策有四開支河也濬海口也築遙堤也勤掃

捲也夫河身未甚高可分支河以殺其勢今河  
淤且與岸等益分益引且奪正道而甚其淤矣  
海口之濬爲下流計耳往者建堤自東安至雲  
梯期於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已逾於昔其故  
豈專在海口也縷堤束水慮其溢耳新堤之建  
不可謂不遠且有齧擊之患更欲議遠堤將安  
窮耶掃捲之說可施於事前今患在朝夕將愈  
掃捲而愈不勝其淤矣是四策者善用之無不  
可也不善之無一可也爲今日計意者其修復

老黃河故道之說爲少優乎蓋聽河之自決而  
不可支不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今  
故道自漁溝鐵線一帶地皆窪下國初陳平江  
始開惠通此實正河今起桃源三義鎮屬之瓦  
子灘約九十里河形尚存者三十里且其地皆  
平莽屢井無寄修其舊而復之有利無害至便  
計也而或者以爲道遠費巨夫故道不復卽費  
少而終遺其害復故道雖費多而必獲其利利  
獲則費可支害遺則費尚無已此兩策者至易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決也曰然則故道復遂可百年無害乎曰不敢  
必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乎而後卒奪之害  
也愚安知夫後之終不奪也要之故道復而有  
以善其後權所云四策者而時修之則二患可  
以無虞不然則利害半也顧今日之計無長于  
此者愚東士也瀕河州縣之苦于工作而成功  
之未盡見蓋目擊而心營之素矣敢因執事之  
問而吐其區區豈敢自許石畫惟執事者教焉  
問學術文章未嘗一也學術爲文章之根

文章爲學術之華真則俱真僞則俱僞  
故觀其文章而學術可知也今之講學  
綴文二家無乃太別門戶與方其高自  
標榜直以爲洞明心性上接六經而程  
朱之格言韓歐之著作棄之如溷至核  
其實豈盡然與又一彼一此互相非薄  
亦各中其病與抑能相救否也今之學  
術文章蓋敝極矣卽極二家之趨而聽  
其所至將安底與夫文章學術關乎人

心通乎氣運有世道之寄者可云坐視  
不救茲欲揭孟氏反經之說以挽既倒  
之瀾必何策而可

古者學術文章出于一後世學術文章出于二  
夫學術所以治心文章之根也文章者心之所  
發學術之華也未有學術正而文章敝者也亦  
未有文章敝而學術不壞者也文章學術一而  
二二而一者也而或者岐之右學術者目文章  
爲剩技主文章者誚理學爲空談春花與秋實

相背馳何以成歲功腹心與肢體相乖忤安能  
立人道哉愚謂是兩者合則盛離則衰者也是  
世道人心之大關鈕也然而得其救則離者可  
復合而衰者可復盛也是又主張世道人心之  
大機括也所謂救奈何救學術之衰無如正文  
體而救文章之衰又無如明學術然文體可以  
顯正而學術但可以陰扶則正文體尤今日所  
以挽世道人心之大權衡也請得而究言之夫  
學術何從來也自堯舜始洩一中而洙泗述之

顏曾思孟之徒翼之學術之正如二曜之中天  
矣厥後火于秦黃老于漢浮屠于晉宋齊梁之  
間而正者稍汨于邪非濂洛關閩諸名儒輩出  
而辭闢之不將如宵途之未旦乎奈何今之好  
奇也謂儒先之著述爲庸腐不足學而逃之虛  
空以爲高不知得之心性失之倫常如欲超萬  
仞之上而反墮重淵之下是學術之敝也文章  
何從來也自羲皇始畫八卦而羣經伍之諸子  
百家翼之文章之鵠如五岳之緯地矣厥後縱

橫于戰國靡于魏晉綺麗于齊梁隋唐之間而  
鵠者益雜于輕艷非韓柳歐蘇諸宗匠輩起而  
大變之不將如風舟之無柁乎奈何今之喜詭  
也謂古人之造撰爲平淡不足學而慕之險怪  
以爲高不知得之鬼神失之狗馬如已度羊腸  
之顛而反躓于康莊之下是文章之敝也學術  
敝而綴文之士益泯其心而輕之謂彼故蹠也  
而堯禹其步趨何也文章敝而講學之士益玩  
其貌而侮之謂彼卽虎也而羊其質何也彼此

之互相非薄病其能表而不能衷一也各鋤其  
表而衷之亦相救之術也惜乎其不能而徒以  
相諷也蓋自宋已然而今日尤甚夫學術腹心  
也文章肢體也腹心在內肢體在外而後稱成  
人文章春華也學術秋實也敷華于前結實于  
後而後成歲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久矣夫  
分道而馳也濂洛關閩之不可爲韓柳歐蘇也  
猶韓柳歐蘇之不可爲濂洛關閩也時爲之也  
然而學堯舜周孔者濂洛關閩其近鵠也驟而

語堯舜周孔是猶嬰孺而妄意室家也學六經  
語孟者韓柳歐蘇亦其指南也驟而語六經語  
孟是見彈而妄意鶚炙也何也濂洛關閩之爲  
學與韓柳歐蘇之爲文猶二之者也由此而堯  
舜周孔焉六經語孟焉則一之矣而無奈今之  
好奇喜詭者之愈趨愈下也愚知其不爲鬼魅  
不正也然謂人心何謂世道何故識者不得已  
而議救學術之敝於僞也有真文章則可救文  
章之敝於僞也有真學術則可救然或者謂學

術僅可以陰扶文體則可以顯正故今日云救  
之術正文體尤其最急者今日之文章敝矣而  
科舉之又其敝之尤者欲正文體愚請從科舉  
之文始夫科舉之文童而習之至于釋褐中間  
一二十年久者或數十年最速者亦不下十餘  
年夫以數十年之精力而習于真無不真者矣  
以數十年之精力而習于偽無不偽者矣真偽  
之畜于方寸甚微而暢於四支發于事業有不  
知其然而然者愚故曰科舉之文宜先正也正  
者使之習真而去偽也偽去真存足矣何體之  
云體者式也如一身之間耳目四肢各有其位  
而不相越如一家之間父子夫婦各有其分而  
不相僭又如一國之間君臣上下都鄙郊野各  
有其章而不相亂有體卽純無體則雜有體則  
雅無體則俚有體則貴無體則賤故體者真之  
域也文之節也愚今而知祖宗養士之善範士  
之正而取士之恕也上耳目心志易于旁溢故  
四子一經通鑑性理律令之外無異書可讀習

焉安焉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下以此求上以此取所謂不見異物而遷者養之善也範之正也以爲學術文章如是是足以服官而庇民矣取之恕也嘗見前輩道說其曹偶某某每遇小試或入棘一見試文便可預定其名次曰某當先某某當讓某可以券索十不失一二三十年前十猶可得二三今則如飄風長河之振蕩不可方物已爲今日文體計非盡削浮冗而返之真不可返之真則學術文章合一正人心以回世道孟氏所謂反經者意蓋如此世有歐陽脩何難焉

問志稱伯禽治魯尊尊而親親三年報政周公曰魯自此弱矣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三月報政周公曰齊自此強矣然後世必有篡逆之臣後卒如其言何其明與魯之弱也雖以吾夫子之聖羣賢爲佐亦嘗登司寇攝相事毅然欲一振之略見端諸而竟不終其用齊之強也

雖積衰之後桓公管仲一脩其遺教國  
富兵強成九合之勛挽左袵之耻豈管  
子之才用出吾夫子上與抑齊魯強弱  
之勢使然不可強與管子伯齊尊周吾  
夫子於春秋著其功於魯論稱其仁而  
又小其噐何與吾夫子得魯柄其所成  
就其又出于尊周攘夷上與他日評二  
國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則  
吾夫子施爲緩急其胸中故素定也可  
得而窺測與今天下貧而兵日弱卽富  
強之效不得薄視也姑無論吾夫子之  
作用使管子生今時秉今事呼吸變化  
必有可觀可得而言與諸士齊魯人也  
齊魯之故討之熟矣其詳言之

善制國者在因勢而定其尚尚一定而後之孰  
利孰敝可懸斷也善救國者在因時而通其變  
變一通而前之偏輕偏重可默調也夫初有國  
者制之在我如負器汲水者然水無定形方圓

在器繼世則不然吾察其敝之所在而謹修之而已矣吾察其偏之所在而亟反之而已矣知此而齊魯立國之強弱與變齊變魯之說可通也志稱伯禽之治魯也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以治魯曰尊尊而親親周公曰魯自此弱矣夫魯豈素弱哉而尊尊親親之教有以獎其衷而鋤吾氣其不得不弱者勢也然而寡篡弑之臣則利故在也太公之治齊也三月而報政周公曰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曰齊自此強矣夫齊豈素強哉而舉賢尚功之政有以激其衷而作其氣其不得不強者亦勢也然而多篡弑之臣則強之流毒而利害互存矣蓋尚之爲說始于至隱至微而終于至顯至巨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自來又如金之就冶土之就型無心而自成也使伯禽以太公之治治魯魯亦齊矣使太公以伯禽之治治齊齊亦魯矣魯非定弱而齊非定強也政教爲主而強弱爲附卽伯禽太公制之而伯禽太公亦聽之矣夫



伯禽太公之明見數千百年之久也豈在周公  
下哉曰吾無賢子孫也則已矣吾有賢子孫則  
變而通之弱者豈終敝于弱而強者豈終敝于  
強哉夫子嘗言變齊魯矣蓋語國勢卽齊之強  
于魯數倍而語變而之于道卽魯之易于齊亦  
數倍故夫子轍環天下而於魯特惓惓焉當其  
時爲司寇矣攝相事矣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公慎氏去其妻三都隳少正卯誅齊人歸田呼  
吸變化有雷厲風飛之景象焉使女樂不歸牖

肉早至張魯以維周俛仰間耳故魯之終敝于  
弱也非其國勢使然而吾夫子之不遇也吾夫  
子雖不遇而其施爲緩急胸中故素定也夫子  
曰此忠信禮教之國也一旦舉國柄聽我公室  
立強私家立弱討齊之弑君者以號令天下天  
下其誰不翕然從我而尊周哉夫尊周攘夷前  
此管敬仲行之矣吾夫子錄其功稱其仁而噐  
小譏焉又何說也管仲攘夷夫子亦攘夷管仲  
尊周夫子亦尊周安見夫子之聖而孟氏所云

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耶蓋當是時周天下之共主也東遷以來周之子孫日失其序而楚以蠻夷實盡漢陽諸姬而爭盟上國稱王問鼎其目中已無周室故夫子於桓文之伯有取焉此春秋之所爲作也令夫子得志能舍尊周攘夷之事別出機軸哉顧尊周是已吾未卜管子之心也寔以尊周攘夷爲遠廬而姑托之也其事然而心未必然故曰假之也管子以爲吾之功名如是是足以報仲父之稱而不負鮑叔牙之薦矣是夫子器小之肯也愚嘗讀管氏書如所云經言區言牧民山高乘馬之屬雖或躋駁不淳而其間發揮性術敷陳理道精者襲黃老之清淨粗者兼申韓之綜核真天下才而伊呂之儔也惜乎桓公用之小也用之小而取小效以報之是夫子之所不爲也夫子之作用卽罄之當時如雲行雨施萬國來王將五帝讓德三王讓功豈愚生所能窺測哉獨喜天下之有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仲也今天下且日貧而兵且日弱矣仲之書固對病之藥也慎積貯用鹽筴貧可立富也作內政寓軍實弱可立強也又惜今天下雖有仲而不能不用也用仲者一搖仲之用者十樂仲之用而喜其成者一妒仲之用而毀其成者千百不止也仲亦奈之何哉先儒不云乎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此惟聖天子加之意而已加之意而如仲者臚列矣寧詎奏富強之績耶

問今方內又寧邊垂清宴甚盛虜啖我王爵二世稱藩此前古所未有然所部實繁時順時逆順則羈逆則絕廟謨豈不遠哉然邊臣首鼠上下相蒙順亦羈陽順而陰逆亦羈彼之情形易知而我之虛實略見一旦橫決何以待之嘉靖中江以南嘗中倭矣用兵十數年始克殲之今朝鮮之難亟矣朝廷不得已有東征之師羣策紛然不離乎封勦棄戍終

未卜勝筭所在勞師數年幸平酋之死而結局今患猶未弭也其何以善後與或謂倭犯東南猶與虜隔一旦朝鮮折而入倭咫尺遼海卽倭虜合而難我我何以制之或謂今日之勢宜縻虜而專事倭然與否與登萊迫海與遼左僅隔一潮卽倭虜豈獨遼患哉守戰之脩威懷之略何以策之抑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今日蕭牆之可患得無有甚於倭虜者在與諸士其縱談無諱

善馭夷狄者在審其勢而執其權故我常有以制敵而勝常在我夫有一隅之勢有天下之勢善謀國者若升高四望以窮其勢之所在而緩急輕重之權皆制於我而不制於敵故惟有所緩於此然後可以盡銳於彼也容其所未大害然後可快心於其所甚害也彼計不先定而力有時窮無所不爭亦無所不失彼固以一隅爲局而不識天下之大勢故也今天下患苦倭虜

父矣虜三世縻我王爵安我撫賞我幸其無遠志也而弛脩不修者三十年卽其部落或有時跳梁而邊臣首鼠而上下相順亦羈陰逆而陽順亦羈彼之情形易知而我之虛實亦見矣若欲如廟謨所云順則羈逆則絕必有脩廼可而今何如也嘉靖中東南嘗中倭矣然非盡真倭也我沿海奸民實導之犯浙直犯閩廣用兵十餘年而後定雖醜類盡殲而耗竭多矣今又以朝鮮故而與東征之師老師費財迄無完局幸平酋之死而息肩耳而善後之策竟不知何如也愚以爲欲權倭虜之備當先權天下之勢與敵之情形論形勝者首京師都關中則延寧諸鎮重都幽燕則薊遼宜大重此獨以虜論耳合倭虜論諸鎮則遼左獨重西北諸邊嘗中虜矣然未若遼之兼虞倭也內地濱海之處嘗中倭矣然未若遼之兼虞虜也諸邊所當之虜或順逆強弱相半而遼之虜獨強又最逆近始一受縻耳其心故叵測也而况倭爲之繼也諸邊或

全或實或虛實半而遼最虛卽不堪受虜而况  
兼受倭也然則安危之大計可識矣愚以爲欲  
固京師當重遼左重遼左在糜虜而專事倭夫  
倭虜之情形何如哉倭不強于虜而黠于虜虜  
分部擁衆勢不相下倭則一檄而各島之兵雲  
集是離合之勢不及也虜貪漢物耳平酋狡焉  
啟疆卽不死恐震鄰未已足緩急之勢不及也  
虜言掠則掠言款則款非有不可測之深情而  
倭難知如鬼神倭言戰倭言和未有能得其要

領者夫虜無豪傑倭有謀臣則用兵之勢不及  
也虜大舉深入必以利啗諸部我謀知之易備  
若小寇則閉門可却彼客主之勢然耳今遠救  
朝鮮我反爲客彼得避我銳而乘我懈令我進  
退皆無功是遠近之勢不及也虜虜戍入犯京  
師戒嚴而天下無變者則以倭患止絀東南未  
與虜合也今北地精強半委全慶政爲虜方安  
我款耳小過弗忍大寇將至若倭虜合舉遼左  
動搖其何以護京師是動靜之勢不及也愚故

曰縻虜而專事倭便也夫所謂縻虜者吾見情  
示弱惟恐不和則權制于虜雖和不久厲兵繕  
城若不得已而和則權制于我而和反堅故已  
縻者無令啟釁未縻者陰畜其意待彼事機而  
勿令先露以驕虜則計貴密也虜雖與我出入  
惟利是視倭往者多用間金啗海上諸酋給取  
洲島此其故智必將復用於虜夫虜豈其懷我  
恩信却倭利若遺者然倭欲通虜必揚帆出遼  
左則備貴周也愚故曰縻虜而專事倭且防其  
合於虜便也然所謂專事倭者非再遣東征之  
師也東征之師非惟不能剗倭反以誘倭也非  
惟不能保朝鮮反以殘朝鮮也是爲我則代朝  
鮮受倭而爲彼則再受倭也棄之戍之俱不可  
也或封或戰俱非策也其先自治乎乃所謂自  
治者其大端莫如重遼左欲重遼左必先重京  
營夫京營耗脆極矣內邊師嚴練習汰老弱廣  
召募勵其材武而消其悍氣令指臂相使緩急  
可用而京營重矣遼左以孤鎮當虜衝幾若累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卯矣愚謂莫若分其地屬兩將軍而督臣握重  
兵其間開元廣寧專職禦虜金復海蓋專職禦  
倭聲勢聯絡自戰其地而遼左重矣然推轂旣  
遣干城是寄則將權宜假也南北殊技瑕瑜弗  
掩則用人宜器也武勇一人爲三軍雄則選鋒  
宜覈也復開中實塞上則屯鹽之法宜修也他  
如定勾戍以便南北也速郵傳以防欺蔽也修  
登萊之守而嚴天津永平之防也腹心肩背內  
外相維彼將曰我有人焉且奉琛修貢之不暇  
而况敢內窺耶雖然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  
在今日內治之要可以立銷亂萌鞏固金甌者  
計無先於罷鑛稅二役者矣不然雖北虜東倭  
日稽顙闕下無益也况其窺伺也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四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奏疏

加上 仁聖懿安皇太后 徽號冊文

子皇帝御名謹稽首百拜上言臣聞家國之禎  
莫大于昌後帝王之孝尤急于尊親用申億兆  
之懽心再舉殊常之令典恭惟 聖母仁聖懿  
安皇太后陛下 德配乾始道合坤元相我  
先皇主六年之陰教保予冲子見十禩之太平

受多祉以及孫枝誕一索而爲男子應臣民萬  
口之祝實宗社無疆之休睠此發祥允惟貽慶  
曷罄揄揚之美難酬高厚之恩雖四字之尊稱  
已加於昔而一人之微悃未極於今欲贊深慈  
洵千言而莫盡粵稽故事俱二字以漸加爰采  
公言式彰國典茲某月某日恭率文武臣工奉  
冊寶加上尊號曰 仁聖懿安皇太后伏願仁  
恩益遠慈壽無涯穆穆皇皇而宜君王永懸曆  
服振振秩秩而啓孫子下見雲仍臣等 云

命婦賀 仁聖皇太后表

某官夫人妾某氏等恭遇 皇第一子生恭上  
仁聖皇太后徽號謹奉表稱賀者妾某氏等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坤元錫福衍  
子孫之慶于無疆母道宅尊崇顯令之聲而勿  
替神人交賀中外同忻恭惟 仁聖懿安皇太  
后陛下 靜一安貞含弘光大伉儷 先皇而  
壹範克舉擁護 今上而母儀益光同任妣之  
興周似塗山之肇夏睠惟積善實賴貽謀萬國

騰生孫之慶九重切報本之情爰集羣言再稱  
重禮洪慈浩蕩雖累言未罄其揄揚大典尊嚴  
由兩字漸加于千百光生寶冊上干奎壁之纏  
喜動天顏下播臣民之頌妾某氏等素服內職  
樂觀盛儀斂五福而裕後昆含飴長樂配三光  
而熙鴻號願祝華封妾等云云

乙未正月請告疏

原任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印信臣馮  
某一本爲望淺招尤夙疾陡發懇乞 天恩給

假在籍調理以全微命以謝人言事臣今年四  
十八歲由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  
曆十一年七月丁父憂回籍萬曆十五年京察  
浮譟降用萬曆十九年四月間赴補廣德州判  
官歷升今職萬曆二十二年十月間接得邸報  
奉 聖旨馮某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  
讀充 正史館副總裁兼 侍班官欽此臣卽  
於次月初一日離任暫回原籍候咨赴京緣臣  
夙有痰火等疾遇勞輒發十二月間爲遷葬祖

母山中積勞舊疾陡作頭目昏眩胃膈喘急日夜吐痰數升間嘔鮮血尸居餘氣殆將不保方欲上乞骸之疏以逼歲除未發嗣于本年正月初一日接得邸報吏科都給事中某等一本儒臣貪位可羞等事始知臣愚不才亦在彈射之數臣病中不勝戰兢新惶以頭搶地願求速死皇上罪譴科臣坐以三激擾與告一君失體不專爲攻臣等一雖天怒稍過臣無庸預喙竊念臣至愚不才而仰蒙皇上目以善類

勅以供職捧讀天語感激涕零至于科臣論臣寂寥數語毫無指實天語斷以含糊不明臣復何辨臣竊自惟通仕籍幾二十年近天顏止三四載無事而得謫未老而先衰兩鬢如霜四壁僅立公卿絕尺書之及鄉曲無片字之借伶仃十年待盡一壑不圖天鑒曲被下愚拔之毀棄之中進之師儒之列四年之間遂備五品宮庶清秩修史重務萬萬非臣薄劣所堪福過災生宜見彈射某于臣非有半面之分臣

之賢不肖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不過得之採聽  
出自揣摩以 陛下用臣太過轉臣太速恐進  
用匪人以傷 聖化耳不知詞林遷轉酌量資  
俸先後有序不容獵次臣歷俸雖少積資已久  
縱經罪謫而昭雪之後或應一體敘遷閣臣酌  
題取自 聖斷非私臣也某據此嘗臣爲鮮恥  
加臣以貪位公論在傍 聖鑒在上凜不可欺  
况經處分臣復何辨但臣聞之君子不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鮮恥貪位之言達于 聖聰  
傳于天下臣而復進濫史局之先玷副裁之後  
將何以袞鉞人物鼓次 休明稱一代信史哉  
臣固宜退且臣疾患日進月深步履艱難氣息  
僅屬奄奄餘生豈能跋涉長道再趨 北闕伏  
乞 天慈矜臣之愚鑒臣之悃准臣在籍調理  
上以廣 天覆之仁下以全言官之體倘臣一  
息賴此尚延歌咏太平沐浴清化臣之上願也  
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隆儒優士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夢禎一本爲隆儒優士以  
崇教本以廣 聖化事臣切念 國家並建兩  
雍以養賢才樹首善而南雍尤爲 高皇帝開  
天作人根本重地以故百爲未暇而經畫獨周  
列聖相承作興益至自品流漸雜賢關遂卑學  
規漸頽士習大壞任職者以非久遷擢或多苟  
且之心肄業者以非久敘撥遂同傳舍之視人  
才不振職此之由臣以菲才叨備師席待罪以  
來一年于今惟是夙夜兢兢期稱任使臣職業

可行者無庸輕瀆 聖聰外謹叅酌時宜條爲  
八事臣愚昧不敢自謂一一中理惟 聖明採  
擇下該部酌議施行則于今日監體人才不爲  
無裨矣 計開

一曰加制額以拔優異 兩監鄉試中式定額  
一百三十五名南監以人才不敷往往不及額  
自選貢之法行而兩監俱充矣先該萬曆二十  
二年天下選貢生感留北監科舉約一千二百  
餘人 皇上採科部議加額三十名南監選貢

以不及百名不在加額之列然北監以選貢中式者五分之四是二十人而中一人南監以選貢中式居三分之一是三十人而中一人南更有餘北更不足非選貢有優劣人數有多寡也以實較之北雖蒙加額之恩而選貢病矣其年科舉後北監選貢紛紛改南者不下七百餘人今以南監所收選貢以未撥歷及方來者通計明歲由應天科舉大約千數之外是選貢者昔聚于北今聚于南矣 皇上加額之恩昔施于

北者今獨不可施于南乎臣切念選貢者諸生拔之學校其選已精卽三十人而中一人尤有遺佚之嘆若不加額則選貢在南者將四五十人而中一人而援例非最才秀者不能與選貢爭進且八九十人而中一人是選貢與援例交病而選貢爲尤病矣拔之于天下而困于太學因循數年精華銷鑠永無科目之望是充實太學者乃所以廢錮之也無論選貢 皇上育才不遺管蒯今 大工甫興且開輸粟之例以誘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致髦士而塞其向進之路有才質者咸却步而  
不前而闕葺競進太學益穢矣非長養人才之  
策也請比萬曆二十二年北監事例加額二十  
名則賢途不滯英俊畢登伏惟 聖裁

二曰清久曠以核實效 國初監規嚴肅生徒  
彬彬無敢曠廢今日監體陵夷人情怠肆至有  
二三十年在曠而不復班者此其人非入鬼錄  
則已衰老或改廕入仕或緣事革斥而猶掛名  
監胄歲登報冊大非事體 請自今而後嚴立

程限一應告出告曠不許過二年之外除丁憂  
者俱叅送問究其十年外不復班者徑自除名  
仍 勅各該地方有司每歲終造清查監生書  
冊二本開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名目一送南  
京禮部一送本監以便稽查則實數可核一洗  
苟且之習矣伏惟 聖裁

三曰嚴序撥以隆流品 祖宗時積分序選之  
典甚善而今不易復舉矣 請于撥歷補示甄  
別新例監生往往多白丁銅臭一槩序撥驟得



入仕使居民上有不倒行逆施者自今請于  
新例已成才者以兩次季考優等或兩次科舉  
終場爲及格聽撥正歷不及格與季考不成材  
俱撥雜歷品流一分人心思奮此亦鼓舞人才  
之一端也伏惟 聖裁

四曰優禮遇以作士氣 援例監生大都有餘  
之家地方差役或所不免而州縣長吏以白丁  
銅臭視之不復甄別伍伯追呼公庭蒲伏無事  
而蒙囚服無辜而被箠楚貪墨者至以爲奇貨  
誅求鍛鍊無所不至破家亡身往往有之是一  
列胄監生則上不得擬于生員下不得齊于民  
庶亦可悲矣臣切以爲 國家旣以入其資而  
進之生徒之列矣卽白丁銅臭自貽伊戚或不  
足矜惜謂有志者何謂太學之體何自今請  
勅地方有司監生或有重罪身被告發干証已  
真仍移文本監知會然後拘問其稍輕聽家人  
對理則士氣得伸監體益重矣伏惟 聖裁  
五曰催取舉人入監以抑惰學 舉人會試畢

順天府給引分隸兩監肄業事例相沿已久但人情酌于便安上官每多假借三年內不及入監輒從地方有司起文會試及試期已逼但取鄉官保結容令入場間行稽查旋就廢閣而入監遂爲虛文矣其來者大都爲日暮途窮之計英才至十無二三且坐班之期止于四月去來如驕公子此非所以淑世而作人也以故一列賢書卽如不係之舟不馭之馬甚者市恩官府叢議鄉曲或有朝離黌學暮埒素封者此其人

未嘗一日出身蒞官而守已敗非盡收之太學未有別路可爲之檢制者也請令舉人給引一年外不到監者非有事故不准收班非在班三月不准給文會試勅部于會試年分查無兩監公文不得朦朧聽其入試則法立教尊舉人日循習于矩度之中矣伏惟聖裁

六曰酌久任以圖實效祖宗如采納陳敬宗等久任責成且有政事卽監丞以下亦有九年考滿加銜管事者是以上無苟且之心下有教

化之實師道立而善人多抑有由矣今久者一  
二年速者半歲少有至考滿者雖有行取公典  
以優博助等官部文到日每以資俸不及格而  
止又何怪其虛文塞責如官視傳舍哉且在外  
教職撫按廉其賢且能者而列之薦牘上者曰  
可充六館之選其次曰可充有司之選今兩雍  
博助等官業已居六館矣而復轉有司是倒置  
而矛盾者也自今請 勅吏部查臣等歲報季  
終所定賢否揭內簡留稍異者以俟行取及擢  
京職而不輕爲外補則風勵有術而師屬爭奮  
教之興可計日待矣伏惟 聖裁

七曰補師屬以專教習 南監助教正錄等十  
員分隸六堂率修西堂各一謂之單堂余堂各  
二初任者俱從廣業始遞升至率性堂夫積分  
之法廢生徒旣不敘升而堂獨升久者半年速  
者數月使弟子與師交臂相失欲望功令舉而  
士習循此又不得之數也 請十員之外酌補  
二員則無虛堂帶攝專有責成之藉矣伏惟

聖裁

八曰隆接見以全監禮。今日兩監屬臣惟監丞得列上見而博士以下尤沿中見之舊等于雜職屢經題請未蒙改正臣切以爲博助等官分任師屬之職俱清流本應優假且行取年分博士助教資俸相應者太常博士中行等官一體擢補科道要職則待之不薄矣今日太常博士中行等官上見乎中見乎或以爲品卑則司務及部院照磨檢校等官與博助正錄等品同上見也今兩監屬比于部院之首領不亦可乎或以爲部院體尊而國子監翰林院則小卿也屬官體應小降臣又以爲不然翰林職列侍從兩監職司教化故祖宗以來體貌甚隆編校七品官且班于京堂六品之右講讀與北監司業俱占光祿寺少卿如臣夢禎叨任今職則班于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之上以累朝通例無敢爭者品同則不讓通大屬官品同乃獨讓部院通大之首領而沿于中見度長潔大實所

難通請大勅下部院酌議改博助等官與監丞  
一體俱爲土見以優師儒扶監體伏惟 聖裁  
已上八事者所以振逖才秀之氣扶將中庸之  
流養矯翮以達夫凌霄之資勿聽其半塗而自  
廢刷才藪使閒夫在宥之化豈容其挂藉而無  
關且重儒官使之知所以自重愛胄子使之知  
所以自愛德意新而文教曄如朝旭優令布而  
士心渙若清風二百年之精神可一日而醒數  
十載之頽廢可一念而興將使忠貞接武於  
天子之庠豈徒科名不讓于鄉邑之塾此臣早  
夜之所拮据夙昔之所構想者也伏乞 勅下  
該部覆議施行國學幸甚臣愚幸甚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五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疏

募文疏

原夫時義闡經術之秘道豈雕蟲江南富竹箭  
之英家稱繡虎成弘而上藻薄而情有餘嘉隆  
以來聲煩而體亦脩迨乎近葉始極頽波其高  
者顯叛六經之前茅陰樹諸子之赤幟狐涎入  
腹亦覺筆語縱橫魔氣染人遂使州國傳變其

卑者胸無半豹題本全牛記好調十餘多方遮  
掩學難字幾個到處支吾名曰養家神謂之敲  
門石棘闈取士從來魚目混珠書肆刊文多至  
汗牛充棟鼓扇如此世道可憂某幸竊聖世之  
科名略識斯文之曲折諸士不棄切磋門墻者  
或數十人吾道難孤絡繹道路者常千餘里庶  
幾息其黔而補其劓豈敢哺其糟而啜其醪茲  
欲徵多士之文極一時之選生吾庭者必非荆  
棘實吾鼎者盡是醍醐公一人之鑒於四方式  
斯文之美於天下揭迷方之斗極錫暗室以明  
燈豈好辨哉不得已也顧多士乍離乍合實心  
邇而實遐其文或寡或多必家至而戶到有友  
人沈生穉咸技通詩畫心該古今釀金而任削  
削之勞非止博義中之利傳檄而冒水陸之險  
或欲附身外之名例得并書勲宜首錄云爾謹  
疏

重興徑山化城子院勸緣疏

刻經之緣始於清涼山之妙德菴地寒而峻遠

役南匠轉輸工力費陪功半不得已有徑山之  
遷徑山爲東天目正幹五峯攢迴中開佛界我  
東南勝道場無踰於此而雲霧籠罩十日而九  
藏板其中最易朽腐又不得已有化城之議化  
城踞徑山之東麓去雙溪數里地坦平無雲霧  
旣便藏板而轉輸工力事事皆宜因故址而新  
之先爲數十間屋令足以安經板處工匠而他  
後余後後似亦無甚難舉今約同志以十緣  
倡之緣五十縉禎雖貧勉任一緣夫刻經大役  
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而化城三徙而  
後定而任事之人始密藏繼幻余而終之者又  
未卜何人也因緣時節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而  
自荆緣以至將來凡於此事曾捨一錢半銖及  
一手一足之力以上者福不唐捐直至成佛而  
吾等與焉豈不甚幸萬曆乙未六月初三日平  
旦雨中真實居士書於武林東園池齋北窓下  
時年四十有八

讀包儀甫峨眉沿途建菴百所募緣疏



真丹三大道場峩眉僻在西徼水有瞿塘灑瀨  
之險陸則梁楚跋踣之艱四事蕭然五千餘里  
包君鴻逵德門令噐佛學選鋒於濁惡時發廣  
大願欲自尊麓遡之舍舟五千里間置菴百所  
或食或宿淄白如歸一往一來聖凡普接出門  
卽是兜羅綿世界舉足便履不思議道場誓憑  
願王徧咨同志欲得百人爲一領袖于一領袖  
又分十支歲集萬金十年爲滿如綱統目識果  
慎因事同愚父之移山志切帝女之填海虛空  
有盡頂踵可捐雖下凡驚怖猶河漢以無窮而  
諸佛讚揚出廣長於歷劫萬曆甲辰秋九月晦  
日真實居士合十讚於語溪道中

嘉興楞嚴寺重建大殿疏

楞嚴復興僧堂先就實惟太宰陸公之創始與  
密藏開士之經營月朔羯摩晨昏功課規程嚴  
肅鐘梵清和凡在見聞無不欽悅於是慈聖宣  
文明肅皇太后虔向佛乘大宏法施印賜大藏  
因逮楞嚴僧錫紫衣堂懸寶像梵書貝葉騰輝

於樵李城中玉軸琅函炫彩於鴛鴦湖上盛矣  
哉法門之奇逢也所惜者大殿未建像設無寄  
乃密藏上人遵遙峰而祕影幻余上人自聖境  
而來儀一顯一晦一彼一此豈非時節因緣使  
然歟上人薙髮江南行脚代北窮教海之芳潤  
探律藏之玄文持身將夏雪同清接物則春風  
等煦慨任斯役普集大緣會太宰先生新釋銓  
衡投老白社賓主相得千載一時將鳩工聚財  
於剎那之間出天宮化城於草莽之域豈其難  
哉而上人植福不却捐埃利生頗彈偏狹遠徵  
鄙語徧告同緣伏冀能仁證明韋馱擁護在在  
處處摩頂踵而不辭剎剎塵塵化金錢而不盡  
大緣堅固共證圓通謹疏

序西溪懺堂緣起

懺法至天台始備其後慈雲式師勤修之以懺  
王稱世傳師修法華懺感佛摩頂頂爲高寸許  
而其入觀患雜念未淨先置沸油鐺於前雜念  
一起卽淬指油中比觀成時僅存四指此其精

進之光卽項王戰鉅鹿田單存卽墨未足以喻  
彼煩惱結習何物雪霜雖厚杲日照之有立消  
耳慈明化後四百餘年而比丘戒山居士二虞  
奮然欲結侶以繼其事初選地于靈隱之西請  
易菴大德任其緣地旣未得易亦化去乃別選  
西溪安樂山之北麓永興寺之東南其地爲余  
所得作別業凡十二畝故隸永興爲安樂方丈  
昔聖僧際嘗遊止焉一日入里見有熟螺螄者  
業去其尾乞而投之池至今池生螺螄皆無尾

法華懺文云行人不能誦全經者但誦安樂行  
品證知此品爲全經之綱骨而山名方丈兩取  
之又入西溪路未盡十之二有法華山亭曰法  
華亭則此地誦經修懺者當代不乏人矣今戒  
山二虞擇地修懺乃忽屬意於此安知非宿緣  
所追耶余旣不難捨地諸善男女又何難捨財  
但懼諸淨侶愛惜六個指頭不相拚耳一笑丁  
酉廿一月廿七日序時爲南京國子祭酒年五  
十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啟建藏經閣募緣疏

文

我朝大藏有南北二本北本板貯

大內非

勅賜不可得故諸山所有南本居多然差譌特甚或脫數字數行至不成讀間得北本不減躬詣靈山聞廣長舌親宣也京口三山俱有賜藏余往幸以請告餘曰遍爲隨喜獨在焦山者稱完好無恙而金山北固則借失蠹損幾百之一

余嗟嘆久之語其僧徒曰佛法難值況

國恩在焉而曹爲佛弟子職在寶護當如頭目及今不力爲寫補損之又損不至盡亡此藏不已而曹未來世時幾千萬劫寧有聞佛法分何者以輕蔑佛法不愛護故余時語激意悲聽者無不聳動咸曰唯唯誠如先生教某等願竭力從事又數年余居先封公憂而甘露寺僧某等始以竣事報且請曰藏殿枕崖卑濕又屢經厨俱用楊木氣蒸蟻生速朽之道願徼福於十方

檀越卜爽塏爲二重閣居之此無窮勝利賴先生筆頭上光明成就先生幸許之夫諸佛菩薩爲衆生入生死求大法至捨頭目腦髓滿大千微塵數猶不能盡況紙墨文字而敢吝惜諸善男子善女人幸生清時居福地終身不見兵革知有佛知有佛法過去世時俱有大因緣聞余之言必能深信如風鼓橐如山出雲於一念頃破慳貪成檀施凡捨一木一石一磚瓦已上與見聞隨喜者若主若伴不知凡幾千百人乘是

勝功德力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與向之補經者若書寫若裝潢若施一紙一墨已上若主若伴又不知凡幾千百人俱得聚會與佛俱出聽聞妙法速成無上正等菩提而余亦與焉惟有如來悉知悉見嗚呼善哉萬曆甲申至後十日眞實居士某謹疏

龍井寺新建白衣觀音殿勸緣述

儒者嘗論求矣軻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者也在我之求爲仁義忠信之求在外之求爲公卿大夫之求一可一否豈不較著而佛者之論則不然普門品曰若有心願求男禮拜恭敬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心願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夫男女之有無多寡及賢與愚儒者所謂制于天成于命而不可易者公卿大夫旣不可求而男女獨可求公卿大夫之求爲在外而無益而男女之求獨在我而有益誠以儒律佛何其相左之甚而不可信與乃世之持白衣觀音呪者往往生子有白衣重包之異自唐迄今信持獲驗不減百千萬億以其事印普門之說佛豈有誑語而束教薄福之徒往往生謗造罪如入寶山而抉眼截手甘心覆宗滅烟之禍而不悔可憐也或曰佛語誠可信白衣大士呪誠歷歷有驗某豈敢纖毛置疑然所以可信而多驗者其義何居願吾子快爲一切衆生演說令諸闡提墮彌戾車可乎搖手曰難哉因爲之詩曰脫却天衣

換白衣婆心巧逐世人機手中孩子分明箇付  
與時人仔細疑子能洗眼靜坐三年猛參觀音  
大士當現身與汝說破丁亥三月上巳日真實  
居士書

嘉興重興楞嚴寺議建三門大殿募緣疏  
文

吾樵李楞嚴寺蓋宋長水璿公說法處也璿公  
得法於瑯邪覺為臨濟兒孫受勅演教政如武  
安淮陰將百萬選鋒蕩除殘寇卽天花下瑞雲

合豈足多哉而至今傳之以為美談然余讀楞  
嚴疏未免向賢首清涼脚跟下作活計大家女  
子流落風塵一例塗脂抹粉悲哉寺至嘉靖末  
年廢為巨室別業巨室廢而寺復興會密藏開  
上人自豫章至實躬經營之役上人清特機敏  
有林下風氣嘗枯坐海上叅德山托鉢因緣百  
日忽有省進之且直徹向上巴鼻於此地作師  
子吼接臨濟已墜之宗收取長水老漢白千杓  
惡水有在只恐此時天花慶雲也無著處上人

肯之不上人蒞事滿歲而禪堂成大都倣古叢  
林遺式次當有事三門大殿上人方且於一毫  
頭上建寶王刹無論十方檀信望風樂施卽此  
樵李城中男女無數豈少布金長者哉敢書此  
以爲勸其共成之乙酉春三月六日眞實居士  
某謹疏

新建長水法堂募緣疏

吾郡長水法師契單傳之旨於瑯琊覺而又嗣  
賢首清涼演揚其教今觀楞嚴疏金剛般若刊  
定記等書抑何詳且贍也豈所謂大人境界不  
可測者與法師肉身入定於眞如塔之南銀杏  
樹下自唐迄今千載矣元兵至嘗一發之見兩  
缸對合啟之跏趺如生爪髮繞體驚汗下拜急  
封之諸父老俱能言其事余爲諸生時讀書寺  
中每肅拜墓下輒依依不能捨去追惟法師演  
法時龍象羅列天花擁坐今且爲寒烟蔓草矣  
郡守晉陵龔侯夙承佛記現宰官身治郡三年  
歲豐民和自公之暇不廢嘯咏郡之名蹟以漸



修拓一日招余遊真如因從拜法師之墓侯曰  
法師入定乎余曰然侯曰然則何時出定余謾  
應曰待彌勒下生侯曰彌勒何時下生余曰待  
法師出定侯笑曰是事且止墓後隙地尚多吾  
欲枕塔建法堂五楹令升斯堂者徘徊顧瞻如  
見法師指揮如意可乎余舉手加額曰幸甚夫  
法師以法爲身以法爲堂所謂法者則達摩所  
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而法師之所契於瑯琊  
覺者也然則法師之身何嘗入定而又何以堂  
爲雖然漚不離海翳不離空有任運入定之身  
則有斯墓有斯墓則有斯堂畢竟一真不立與  
夫諸法現成是一是二侯曰唯唯遂召僧真謚  
領其事而屬余一言爲善信勸謚爲人溫篤有  
文嘗學詩於精嚴澤公頗有佳句爲寺僧白眉  
先時嘗立石表法師之墓而誨妬同衣仆之者  
再今則金湯在上登高而招無憂矣郡之士民  
昔沾法師化雨今承太守仁風寒烟蔓草化爲  
金碧蓋可計日俟哉萬曆甲申冬日真實居士

某撰

長興橫玉山觀音寺募緣題語  
吾友坤儀袁文盛爲余推述橫玉山之勝云山面太湖香弁諸名山迴抱左右其顛有僧居十數椽所謂觀音寺者也山僧五六輩雖不閑禪講而形貌古朴禮數迂簡有葛天無懷之風山前居民十數家而臧氏爲大族姓多且賢世爲此山檀越土腴而人質景勝而地幽杜少陵所云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者是也余褊性頗

宜幽棲聞袁文言不覺飄然有問津意會僧實誠者因袁文求見且云寺圯願新之遂出國子先生臧文所撰疏文見示余向識臧文白下時俱爲諸生氣味甚合今十年矣目其文不覺神動余旣嘉其山川土風又善僧之有志而臧文之能爲勝緣倡也敬述短語少見踴躍異日者儻得從諸善信焚香結社於斯豈不尤幸也哉豈不尤幸也哉萬曆乙酉夏日真實居士書于菰蒲野渚中

語溪福嚴禪寺重修緣疏

語溪之福嚴去余高陽莊居甚近而余足跡竟未及也此月初有老比丘者將興福嚴以題疏請因叩福嚴所在與其名勝老比丘出一編其最著者爲覺道者金環摩納上有徽宗二十三字御書蓋崇寧間賜物又有山谷所書天中草菴歌又有極愚禪師課經十萬松皆一時尤物無論道君山谷墨妙可寶卽蒼松十萬韵風結陰夏月手一卷婆娑其下豈減列仙之樂而今皆爲子虛烏有矣傷哉老比丘名其貌古而志堅似能躬興廢之責者余謂殿堂像設外當亟謀栽松令百年後十萬蒼龍怒號挈攫爲叢林壯觀此後身極愚之事而語溪善信所樂成者公其勉之

吳江聖壽禪院恢復遺址募緣疏代趙汝

師先生作

余守官白下公事之暇頗留意佛書時達觀禪師駐錫近郊間從知已叩質疑義如披霧見日

甚以爲喜禪師爲人英爽濶大喜遊名山見叢  
林衰削輒咨嗟涕洟以興復爲任如救頭然其  
生平如此而樵李之楞嚴松陵之北寺尤師所  
最屬意者嘗爲余言北寺始於吳之赤烏其跡  
最古世爲祝聖道場至嘉靖間皇甫氏規佃其  
半寺址頓齷而皇甫氏尋災咎不安今歸周氏  
矣吳江令趙君公門生也受僧牒理其事寺址  
歸僧而周氏之室不必折毀募金償之其處置  
可謂曲允物情矣惟公不吝一言倡諸善信以  
五百緣就其事公幸許之余唯唯按北寺賜額  
聖壽禪院自宋以來世有名德居之法席最盛  
今非其時矣而達觀師惻然紹隆之意十方諸  
佛所共讚歎况此五百人者有不欣然應之哉  
嘗考宋淳化間重修者縣令趙公廣今令與余  
俱趙氏而趙令又出余門趙氏於此寺信有緣  
也

靈源山建彌陀寶殿禪堂募緣文矣山居者獨  
余遊洞庭之東山數矣而所謂靈源山居者獨

未之及豈其地幽絕不爲時人所指目耶抑不足名耶乃知余雙屐所到不能詳者多矣山居僧通旦欲募衆緣建彌陀寶殿爲禪堂於此而乞余一言倡之夫世之人雖甚凶頑無賴者至歷險難感善事阿彌陀佛一聲不覺隨口而出此孰爲之耶吾以是知彌陀之本具而西方不遠也然則爲之像設不已贅乎曰披甲冑則勇氣增服衰麻則哀情發彼淨土變相無故入目豈能漠然不動耶無論深生敬信卽因而加毀至入苦趣一念悔悟善根隨生但有遠近耳以是因緣彌陀寶殿不妨處處建立况併建禪堂羣淨衆而禮六時乎彼善男子善女人能施一博一木一絲縷以上決定得生淨土決定得見彌陀金口誠言敢爲大衆披露余故未識且因西溪白雲流水麟上人以請諾責半歲始克償之

鄧尉山聖恩寺募鑄法華鍾偈

佛法寄音聲 文字所宣說 二句祕密藏

能拔諸有苦

佛說修多羅

妙法華第一

純談實相義

權說所不及

一切大音聲

鍾聲徹地獄

聞者悉歇苦

諸天咸拱手

良哉比丘文

發心鑄大鍾

徧鑄法華經

音聲錯文字

一聲一法華

十聲十法華

乃至千萬聲

猶如塗毒鼓

不論聞不聞

聲到悉滅罪

直至於成佛

不出一剎那

仁者大方便

作如是善因

諸佛共歡喜

全利益無邊生

弟子曰如曉

與師同發心

如說出十方

身如秋空雲

普勸諸有情

捨慊成勝事

赤銅計萬斤

楞嚴寺金湯別室緣起

金湯別室者何爲護法諸君子而設使生有所

憩沒有所歸也則佛地皆宜有之何必楞嚴以

其廢而復興賴諸君子之力最多而歸德宜深

也寺附郭而逼於縣治興之難百於他寺今雖

大殿未舉而二十年來龍象迭至大藏寵頒晨

香夕燈齋魚匄轟幾與大叢林等追惟葺輅藍

縷之始豈易爲力哉當時經營護持陸莊簡尚  
書之功居其十九而諸君子從之今莊簡之墓  
木拱矣余憶往歲從莊簡及包瑞溪學憲於此  
遊息議論宛然目前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感慨係之則寺僧之有此舉也亦諸君子所  
樂聞而共成之者也萬曆庚子仲冬六日自金  
沙向蔣墅舟中書

題崇德西寺勸緣偈

稽首天人師 一切修多羅 十方賢聖僧

願加被於我 我作妙迦陀 贊歎勝功德

見聞與隨喜 俱發菩提心 禦兒斗大城

中有長樂院 巍巍文喜師 生長於此土

叢籬擊文殊 十方贊希有 葉落歸本根

茲寺繇建立 千年幾興廢 延至於本朝

有三大比丘 曰完熾與息 倡造修多羅

建閣及經櫝 仁公繼其後 願力如大海

結期閱大藏 更飭十方僧 前堂及雜室

一切資生具 所作無不辦 次且至大殿

十方諸有緣 幸捨有漏財 成就勝功德  
自多至於寡 各各隨心願 功德不思議  
我發真實言 六種皆震動

錢塘西溪永興寺重建大殿經閣疏

西溪留自宋朝山川猶是永興剎於唐世龍象  
頻來堂構僅存土木未稱當麟上人任持之始  
卽古叢林鼎新之時殿供金身宜窮壯麗閣函  
寶藏須極巍峩欲濟大緣必資淨力倘一簣之  
能捨將九仞之易成善男子善女人請割有餘  
之長物天眼觀天耳聞終作無上之勝因

興福寺募緣文

東西兩山浮青太湖中如列眉焉余幸數遊而  
東山尤數東山最勝處曰俞塢有禪刹曰興福  
竹樹森沈崖壁研藻溪流交織終日訇轟如聽  
絲竹僧徒簡樸有如野鹿雖不習禪講而天真  
爛然可以靜對不厭余至輒樂而忘歸去年俞  
塢發蛟水大至佛宇僧寮傾圯幾半沙彌廣源  
願募善信一新之索余五指放光道地余謂東



山財賦文物今且雄吳中卽布金長者取諸里  
中而足何俟外求哉源往成而居更掃片石設  
一榻俟余余且爲菟裘老焉然則檀波功德余  
當與源共爲邀寵矣萬曆辛丑上春之吉真實  
居士合十書於鬱金堂時堂前綠萼梅盛開  
檇李東塔講寺重新大殿募償磚瓦木價

文

東塔大殿重新故渠上人等營幹之力而實易  
菴老人法席餘潤比改席精嚴而工亦告成矣  
今所負木直僅七十餘金磚瓦直五金以大工  
較之不滿十之一碎如九層之臺已就八層渠  
上人惟上一層未訖易爲捨施矣而以是功德  
當獲最上希有之報何以故果因合故善信君  
子其圖之萬曆甲午重九後一日

吳興石城山清涼菴募造像設疏

代紫栢道人作

今歲春杪紫栢道人始登吳興之石城山隨喜  
清涼菴且展周母優婆夷薛氏之塔此菴廢而  
復興全緣俱出周氏而像設尚未脩也計功當

得白鏹三百兩凡以萬人緣就之人施三分咄  
嗟可辨而此萬人者仗此微因終當度脫其功  
德豈但與此山俱不朽哉

永明壽禪師影堂并圓照樓募緣序

湖南萬峯房募建永明影堂云云瀨湖諸刹湖  
南淨慈最勝淨慈諸僧舍萬峰最勝地枕慧日  
東連宗鏡其南迤西羣峰羅列岩洞崕呀徘徊  
其間足以忘世孫太初先生舊隱在焉其上人  
者幼耽五字擅雕蟲之技壯歷講座有義虎之

稱嗣返錫本山留心堂構念湖南佛法始自壽  
師况家傳宗鏡此爲結集之所而畏壘虛寂尸  
祝靡聞其何以酬法乳隆仁孝且廬山有遠公  
影堂堂壽師不妨有二壽師之後數百年而  
有圓照師名在五燈祖風復振師好樓居迺撤  
舊屋而新之背山立址爲樓五楹虞長孺題曰  
圓照樓而其下卽爲壽公影堂一舉可脩雙美  
奈獨力終資衆檀謀之居士居士合十鼓贊代  
之臚傳十方若金錯稍餘願以太初舊隱繼之

使余輩有所憇息某公唯唯自此湖南萬峰之勝增數倍矣

德清何家帶新建觀音殿募緣疏

觀音大士於此方男女因緣最熟非獨東海之普陀杭之上竺善信奔逐香火甲天下卽如一鄉一村落有無大士香祠者乎無論善信卽如極惡衆生一生之中若誠若戲有不稱大士名號者乎但誤以大士爲女身莊嚴供養多從女人服飾以正言喻之則茫然不信耳嗟乎大士

無身故能現一切身謂女身非大士又可哉德清之何家帶新建大士殿於吉祥廢址緣起今歲七月大士降神某氏瞽女云身是新市覺海寺長觀音寺僧不淨汗我精藍欲移住此處遠近病苦衆生臥床三五年不痊者乞香水飲之立愈靈跡日聞會杭僧如曉於十月初九夜夢一女人謂之曰汝往德清蔡生家自知吾出處僧如言往探其事遂聞顛末以謁蔡生演義演義欣然捨資倡緣而居民何昂者先是七月菩

佛雲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三  
薩附體謂之曰十月半我差一僧到汝家來他  
自與我蓋造不必汝等費心曉至何昂夫婦悟  
前事欣然捨地噫亦神矣大士光明遍一切處  
而乃獨動於德清何家帶之一方與降神之女  
托夢之僧捨基之何倡緣之蔡及施一錢一米  
已上若見若聞歡喜讚歎於過去世宿有大緣  
仗此勝因未來世中漸次增長決定得成無上  
菩提如大士願普度一切虛空有盡時此因無  
破壞豈不善哉豈不善哉

錢塘佛慧寺上人募緣建關王殿疏

佛菩薩以慈悲攝受一切故天下信奉之無二  
然猶衆人之母親而不尊至於世所畏懼惴惴  
焉如雷霆之不敢藝者惟真武與王爲然今玄  
宮關廟幾遍天下甚且浸淫於僧舍矣佛菩薩  
斷我相人相不難以國城妻子捨施一切而况  
於稟戒護法如王者豈有吝哉然亦人情欺善  
怕惡之一驗也一笑佛慧寺僧某將建關王殿  
於其精舍傍而索某一言告諸同緣者遂爲書

此至其因地則王之威神實照臨之其何知焉  
此日爲萬曆己丑五月十三日王生日也人傳  
此日多雨爲洗刀雨時方憂旱拭目望之

妙峰法師建塔緣疏文

妙峰法師精天台之教又常演法於此其遷化  
也建塔天台此爲定論凡是法眷及生平受一  
言之益於師者其共成之

京師報國寺方丈海空上人募化僧衣等

疏

海空上人居京師報國寺方丈蓮池上人之高  
弟也以今歲春至海上禮普陀大士還且以故  
人謁不肖不肖都忘與上人相見因緣上人爲  
具悉宛然記憶上人蓋別不肖三年矣歸且延  
法師無踪講演無量壽佛因中所發四十八條  
甚深廣大願王而以其餘力發揮古人公案會  
衆百人施之三衣一襲帽鞋巾襪稱之願結緣  
於南方善信而索不肖一言爲前茅古人公案  
乃是活句縱繞舌端現五色電光也發揮不出

不知無踪法師從何處下口若講演四十八願  
令見聞隨喜之徒皆入如來大願海中無量寶  
蓮花王隨地湧出則法施宏矣上人其以余言  
告南方善信卽身肉國城不吝况僧衣等物數  
儉於百其細已甚滿願豈難哉敬書此以塞上  
人之請乙酉歲佛生日書於寶梵閣

悟比丘尼齋僧造經像募緣文

比丘尼真悟安慶人也與其二女俱出家居西  
山之何氏園園有古梅數百余昔年一再過而  
樂之有西山看梅記卽其處也不知何年爲悟  
居去歲有西僧舍余善呪術其瑜珈法事先以  
手探百沸湯次擊鍋次用楊枝灑淨湯所觸處  
但覺清涼余因西僧識悟霜姿凝然戒行清白  
非常尼也因憶悟居爲何園感慨久之於是悟  
恒遣其二女叩余宅起居余婦二女長者未四  
十少者甫二十皆篤實持戒余婦亦敬愛之一  
日稽首請余曰悟有宿願願齋僧十萬八千造  
法華華嚴梁皇懺各五十三部西方三聖旃檀

像各一軀躬送至清涼供養敢借居士筆頭光  
明以告十方檀越余領之經年未果償也頃自  
拙園還武林屬小痾杜門頗清暇方同內子噉  
楊梅而小尼適至內子再三從史遂點筆序其  
事而綴以伽佗

佛說諸功德 齋僧爲第一 續佛慧命故  
凡僧及聖流 順逆難思議 凡夫所不測  
但當順佛勅 四事勤供養 所集勝功德  
諸佛廣長舌 從劫復至劫 讚歎所不盡

而况妙法華 雜華梁皇懺 諸佛甚深法  
生福滅諸罪 猶如日銷冰 剥皮或刺血  
書寫及印造 功德等無二 大慈阿彌陀  
觀世音勢至 西方三聖師 攝受娑婆衆  
往生安養土 金口所宣說 有人造其像  
金銀銅旃檀 丈許至徑寸 決定生極樂  
良哉比丘悟 千聖所加被 發此廣大願  
諸佛悉歡喜 六種皆震動 願王旣成就  
迺臻清涼山 聖像與妙法 供養聖道場

文殊乘獅子 摩頂授記劫 見聞與隨喜  
 各發菩提心 同生極樂國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記

天目遊記

徑山記附

余年始四十兩鬢如雪顧甚嗜奇山水除夕詩  
 云白髮從他長青山到處看蓋如實語二月計  
 報聞遂為逐客夫將自逐而况人逐之耶海內  
 奇山水有名圖記者行且一一歷之而以兩天  
 目為始兩天目為高峰斷崖中峰三善知識幽



棲之所骨塔在焉境嶺深絕遊屐鮮至前與周  
甥申父約以三月之望看月西目偕客吳人樂  
生子晉至期申父忽病疴不能起樂生亦還吳  
未至乃兩待之而仇生益泰自海上見訪復期  
之行同至雲棲訪蓮池和尚因晤陳生季象陳  
生披緇投和尚作優婆塞弟子神明閃爍殊未  
能盡消風流夙習乃欲以毗邪居士法攝受之  
會仇生以事不果行乃舉陳生自代遂從和尚  
乞之行又數日樂生至而申父亦強起捉髮矣  
乃以廿三日戒輕裝行薄莫出城宿昭慶寺文  
上人房會姚善長來夜話更餘就寢廿四日天  
明起盥櫛僧進米糕卽步至松毛塲登輕舟且  
行且飯一二里許雨疎疎不絕四山如晦良久  
始開霽行四十餘里至餘杭午飯市樓索肩輿  
而西良久得之乃步入城城臨茗水外僅丈餘  
內數尺可一躍而上睥睨如女墻出城登輿傍  
溪行二十里至青山爲臨安界村民數十家屋  
舍楚楚抱溪而亭曰會錦據溪曲處甚勝武肅

王定伯後還歸故鄉山川樹木俱襲文繡且加封爵以錦命名不獨此一亭也途中左右峰巒甚秀麗中涵青溪曲折窈窕乍急乍紆映逼林岫迴望青山若芙蓉遙插留連緩矚殆至昏黑前途尚奢十餘里失賚燭炬惟聞溪聲潺湲蒼頭俱後獨申父家一僮奔而相屬未盡一更達西墅民居甚稠行里許盡西爲高氏居高申父姻家也高門壯麗良久僕夫啓戶知爲余輩亟報主人業已臥整冠而出延入坐層樓下甚敞戒夜饌久之三僕及裝始至宿高氏西園余子晉一室申父季象一室廿五日高氏弟侄輩七八人來早飯畢步至保錦山一土阜耳千烟處其下云皆高氏一姓山左有土硬綿亘至竹林橋湊溪而止相傳成化間工部郎中洪鉉開田於此見一磚室發之得龜大尺二磚上刻文云身居三馬地口吞茗溪水郭朴記洪以爲妖而焚之良可惋惜將至竹林橋見雙石幢甚麗舊爲海會寺聚千僧今廢爲高給事居給事盛時

臨僧以事盡逐之因火其居而幢如故乃益薪  
焚之三日三夜用十牛挽之屹不動百計不可  
遂垣隔之西北爲宅幢錢王時物也竹林橋有  
九洞跨溪如虹茗水漲時如雷霆奔鬪想象月  
下大是奇觀恨不相遭耳高濟之設午飯于別  
館飯畢步行過南溪至石鏡山登其顛石鏡者  
武肅微時于石上照見袞冕因以爲名山形如  
螺俱奇石高二三十丈天福元年五月改爲衣  
錦山又至小淨土寺舊名安國羅漢寺有碑焉

上刻吳越國故僧統慧日普光大師塔銘并序  
鎮海翰林學士掌書記徐知業撰沙門詢書詢  
上缺一字大師武肅第十九子年十三于梁乾  
化三年四月七日出家住持此寺當年于西都  
龍興寺受具足戒以梁朝恩命法相大師加賜  
三十夏臘常念妙法蓮華經以爲課淹通義學  
兼善文詞年二十四示滅建塔于此碑文書法  
甚佳君后俱改爲主中多塗抹處蓋納土後掩  
其僭跡耳與子晉錄其文畢至開化寺寺倚功

臣山舊名大官山天福元年二月改其顛有塔  
先年一痴道人居之絕有力一日乞竹施者曰  
能拔幾何卽以施汝頃刻拔百頭又能言禍福  
奇中異人也今化去五六年矣寺門古檜石橋  
俱佳物寺左爲婆留井武肅生時紅光燭天以  
爲妖欲棄之井中婆所留也歸至淨土寺寺向  
石鏡山佛及十六羅漢梵相奇古舊有戴文進  
畫羅漢高文峰取去尚在僧云小淨土寺有武  
肅半身影恨不及索觀也乃題歲月併同遊者

壁間而出所歷三寺俱頽垣敗屋僧衣青衣治  
蠶桑無異俗人氣象蕭颯良可慨嘆臨安縣治  
舊在保錦山下國朝遷至太廟山下遙望城廓  
茅茨頽然門如土竇太廟山以武肅建太廟得  
名武肅墓今在縣左併功臣山之顛俱欲一探  
而未及也返西墅至新臺門傳言有李孝廉見  
訪旣至則伯遠也云有造飛語而以伯遠名者  
以故不自安而相白余方囂然作汗漫遊正所  
謂鴻飛冥冥羅者尚勤于藪澤因笑指天目兩

尖示之伯遠亦爽然自消是日大熱廿六日遊九折巖卽玲瓏山上有琴大士墓在西墅西南十里許九折而上故以爲名石間大書九折巖東坡先生筆甚奇有宋元人留題半不可辨又有東坡醉眠石路盡得平坦處佛殿三間一僧居之主人治午飯于此索琴大士墓僧指殿左覓路水衝沙活步履甚艱約二百步見草木蒼然處僧云是也其墓數年前爲人所發得金觀音像金數珠百八顆金一條重一兩上刻十分金三字一面刻申字壙石書琴大士墓山谷筆今不知所在墓跡猶存佛殿疑卽其爲尼後住處飯畢至畫石畫石西山仙人許遠遊所棲石參差立作飛動狀下瞰南溪宛轉如映竹篴往來此臨安第一佳處也上有文昌祠石旁爲土地祠高氏族三人移榼待于此大熱忽雨因就土地祠避之且盡主人之意雨止乃歸渡蘭嶺橋據溪五洞亞于竹林雨後山色甚佳擬以明日至東目是日主人張樂設宴廿七日晨發過

東岳祠松甚奇古殊非平土中物吳興慎御史  
欲移之土人不可而止過石塢嶺斷石卓立樹  
出石間絕可愛循石壁而行里許始盡望見兩  
天目隱隱雲際過葫蘆嶺一名獲龍步行嶺甚  
奇曲三十里至九折而盡高氏潘村莊莊傍有  
普信寺將至遇雨午飯畢主人辭歸雨中行十  
餘里山勢曲折綠陰如沐居民數十家夾路值  
銀杏樹樹盡而得昭明菴在東目之麓菴以昭  
明太子爲護伽藍神宿樓中今日塗中景物大

勝廿八日遣西墅輿夫還約西目將返時呼之  
留三人荷擔僧倍行申甫指山前取道而樵人  
指一逕謂必從此勉從之初甚險仄時逢陡絕  
處狂顧無地賴手中綠玉幸不困一二里始得  
大道怡然平行不覺此身已離地數千百尺俯  
觀底下雲霧隱隱遙望西峰淺黛微出且行且  
憇時聞蘭蕙香甚烈約數百步至第一亭坐良  
久復行始令童子執蓋而身移策步益仙仙有  
排雲御風之勢又數里得一亭申甫子晉行不

顧余與伯遠留坐少頃卽所謂且止亭者也自此峰嵐映蔽不復能望西峰而仰眺東峰頂相亦不可得泉流石間潺潺聒耳又數里至臨流亭申甫子晉寺僧慧下山相迎與昭明菴僧倍行者俱集于此慧能誦時賢紀遊詩詢以山中景物應對頗悉亭舊名臨流張太史改爲觀瀑余叩瀑布所在僧指石間如素練蜿蜒平漫而出似不成瀑意頗輕之再轉百步許見兩崖間噴雪驚雷明滅數十百丈真瀑布也據垂虹橋

坐觀久之寒氣迫人不忍捨去因憶青蓮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之句共嘆以爲奇燕公日照虹現似天清風雨聞佳則佳矣與青蓮便有王種臣種之別瀑布下注成沼卽蛟龍池雲雨從其中出自此漸入佳境古木數十章扶疎夾路大者三四圍俗謂之溫杉修竹映帶蒼翠溢目名藥奇卉隨地而芳决非是人境僧數人執香迎于林際因導而前里許至昭明禪寺梁大同元年昭明入此修煉遂成叢林寶誌公亦曾

居之寺肖二像遂更衣禮佛僧次第揖內一僧作鄉語詢之爲吾郡天寧竺源上人曾爲際關主侍者住此四十年矣今已七十餘歲供南藏銅殿鍾甚佳白下鑄成併羅漢十八尊俱國初造先年正殿災羅漢僅存降龍伏虎今在梁上殿左爲千佛閣誌公堂右爲方丈禪堂乃從殿右至一精舍舊無額張太史定爲回光菴有泉一掬卽洗眼池相傳昭明太子分金剛般若後雙眼忽盲從此洗眼忽開其一尋路而降得奇石嵌空飛突其下陰厓數十仞立坐良久信步得一險逕乃夏月瀑流所經處扳扶行百許步始得橫道而返時日尚未晡欲休足力爲明日登頂具不敢貪他奇宿禪堂後小樓樓二余占其右客占其左臥聞鐘聲甚清遠廿九晨發里許至西殿張太史改爲白雲窩有留詠自此而登二里許至昭明太子分經臺甚軒敞臺上三松亭亭如蓋數里外皆見之有小菴數椽閩僧居此跪誦法華甚虔右爲煉丹泉泉僅一掬昭



明前身作樂音大士時煉丹處也自此而上鳥道甚艱大得杖力先至小仙峰巨石林立仄足橫道進爲中仙峰遂至大仙峰乃東目絕頂高寒加綿迴眺西目蒼翠欲連雲物在下峰巒蔽虧然振衣豁目大是神王僧云天氣清明可望東海坐石間良久僧進胡餅敲火煮茗飲而下下數十步見大石纍纍如亂雲又一峰特出勢若飛動題姓名年月徘徊久之而下至小峰僧指就初路余與子晉探奇別忽至幽處見松身幹甚怪中一幹直上右一幹橫出左一幹下垂偃蹇飛搏之狀堪入名筆二十日雨四月一日伯遠別去子晉送至垂虹橋歸詫雨中瀑布更奇下見雲氣倏起倏滅乍濃乍淡妙不可言初二日晚晴同諸君至垂虹觀瀑布適昭明菴僧送酒至子晉申甫喜甚是日晤阮生正卿於潛人初三日阮生同行從寺左踰山三折而至黑驢菴當門古松二十餘章甚幽勝宋乾道間希都禪師開山閉戶不出畜黑驢一頭下山乞食

一日供不至知爲虎所食師舉念頃山中虎一  
一至前俱妥尾去獨一虎蹲伏不敢動師云食  
驢事姑置但不許汝輩在此自茲一山無虎患  
竺源上人選勝居此菴後有石壁數丈源築臺  
其下殊可晏坐自菴左緣溪亂石取道而東一  
牛鳴許叢木疎籬間爲平溪菴余偶成一絕遂  
書壁上菴結于高衲東溟溟有戒德每欲下山  
龍轍與雲雨見形留之過此爲寶珠峰無奇僧  
道余沿溪至玉劍泉余更欲泝溪僧云其上爲

大龍因詢佳處見怪石如林溪聲怒號夔絕人  
境僧挽余右余仰見危巖陡峭直前不顧從溪  
流亂石上點足而行百許武業已過危巖而飛  
流澆灑巨石如人如獸如器物不下千指紛紛  
奪目入東目以來所未見因選石題云最勝泉  
石識姓名年月徘徊嘆賞久之僧云此卽響鑪  
自此三十里可至龍須菴高峰禪師初住處亦  
異境也他日欲從青嶺取道姑置之比至大龍  
困從廣二丈仰納飛流深不可測僧云其中常

起五彩光怪垂虹橋下瀑布所入蛟龍池起霧  
一點俄而滿空漸布漸斂復至一點則入此池  
常聞徑山龍以山讓國一爲道場而退居東天  
目當卽此處自此沿溪卽平溪菴故道過菴數  
十步湍流中數石纍起樹生石上雖小而奇申  
甫猖披先至余輩從之題云奇木石乃行里許  
一石斜當路子晉先登失脚幾墮厓底余輩俱  
按轡而過披草徑自高而下幾百餘武窮厓際  
爲王劔泉厓高二十仞水從上落臥石數尺如  
檻當之湍流過其上如劔齒痕數十隱隱下注  
作回旋而去僧津津詫此爲最勝索余留題然  
視響鑪則下駟矣因題云羅漢泉石聲聞人證  
此爲極果安知菩薩界哉阮生云沂此而上爲  
下龍池甚勝乃從溪流亂石間取道二三十步  
而達余從阮生先登諸君以次至視上龍稍寬  
五之一而奇過之懸流下激作飛霧襲人因題  
飛霧二字石上池際石赤如硃砂厓壁峭立不  
可扳附僧欲自池左而還黑驢而余必欲一至

飛橋子晉再跌幾墮水中遂怯不進余甚奮從  
阮生覓路一二處稍險比至飛橋僅一石橫據  
厓際無險亦無奇無何申甫亦至飛橋與臨流  
亭相對向坐亭上見素練蜿蜒而出者卽過飛  
橋溪流也歸且至平溪見子晉季象坐大石上  
欲詭言飛橋之勝而爲申甫所露過所題奇木  
石處語二君飛橋當遠讓此然非親到終不斷  
疑安得向上事如到飛橋時耶小憇平溪僧進  
茗飲返黑驢源上人具供麵甚佳返昭明寺日

正中季象云兩天目西以石勝東以泉勝惟溫  
之鴈蕩兼泉石之勝余曰君至鴈蕩否曰未嘗  
至以圖知之余曰非鴈蕩也然泉勝一語足以  
盡東目矣東目泉自絕頂而下至小仙峰分爲  
二其左出者漚爲上下龍池白龍池王劔泉而  
渡飛橋其右出者爲瀑布經垂虹橋至臨流亭  
之下兩泉合而漚爲蛟龍池右短左長勝俱在  
左遊人至東目卽大仙峰罕有登者况響鑪龍  
池諸勝乎大仙無甚奇但登山不至頂如謁客

但至廳堂至于二八靡麗百物珍怪必在深宮  
曲房非窮搜不能披睹如麤醜奴婢階前屋後  
物何足比數而僮父眼中遂爲奇特此如入石  
家廁而曰誤入卿內良可笑也前此遊客無論  
伯遠業同來而不能待空手而歸耳五宿昭明  
寺三日阻雨霧半日而遍諸勝惟蛟龍池不及  
到可以意得觀止矣而西日之勝遂勃勃意中  
僧固留不得薄暮下山阮生源上人送至臨流  
亭而別覺甚依依遵大路而行倏忽且達見暮  
雲英英起於山下而峰頂歷歷可辨此景亦足  
稱奇旣下山麓慧上人者導從小路里許至昭  
明菴宿焉五日供具頗累寺僧僧貧甚有瘠田  
荒山若干畝不足自給而任糧里之役及賓旅  
掛塔之費近復以茶受縣官徵索苦不可言償  
之金堅不受所產茶亦佳而不善炒製色味遂  
減笋亦佳烹之必入油醋遂不可食季象菜腹  
苦之尤甚寺不設酒供子晉申甫自命酒人且  
夕不能缺賴西墅主人肩致幸不乏絕此行伴

侶俱翩翩才情無一俗物子晉申甫酒癖季象  
香癖茶癖子晉亦有之而未成癖三人者俱嗜  
一木一石之奇以爲珍玩遍山搜抉九節蘭小  
松映山紅等物得之驚呼誇詫相奪以爲笑自  
臨安至東日廳事前必設一橫几飲客必用漿  
水酒味濃甘令人嘔逆客將去始進老酒謂之  
催客酒賤青菜不入羹浴廁必共室熱行勞倦  
勢不免浴無奈掩鼻何浴罷進一二酌申甫子  
晉屢浮大白與季象俱就寢余獨秉燭鍵關追

憶五日踪跡而書之謂東日之勝觀止已矣丁

亥四月初三夜記

初四日早發老僧道云大路至雙清莊甚遠乃  
取間道子晉甚難之南渡包嶺甚陡峻數十步  
一憇十餘憇再渡一嶺視包嶺稍夷新竹數百  
竿掩映村舍休樹下令老僧乞茶入門見處女  
而返其家母女共居母出遂不得茶遂行數折

而下徑甚艱澁見溪流從亂石中出甚闊諸君  
子未免從蒼頭肩負而余獨蹇裳溪從西天目

來爲萬水之門戶滙爲塘子潭深不可測土人云以筋餘線墮石探之線盡而不可極溪身曲折如盤蛇後復一再渡石可受足不至濡濕自早發至涉溪始及半路然已不下十里餘矣前見民居數十家爲街前村一石突立水口頗似灑灑因以孤根題之併識姓名年月自此而前路俱坦夷老僧覓沽一壺坐水碓旁一吸而盡余已沾醉過朱陀嶺嶺出銀鑛坦而長闊五里始盡有亭跨澗所謂華橋華亭竹樹陰森亂石

林立四面峰翠欲滴憇久之約二里許至頂過嶺復二里許有亭少進爲七星石禪居鱗次約百餘椽爲雙清莊一曰浮玉禪林浮玉天目別名也主僧欵接甚恭其後有太子菴洗眼池昭明於東目洗眼開其一於此復開其一故云雙清樓閣相望而俱爲諸阮讀書余輩臥榻所頗不稱邂逅三阮以所編天目誌見遺雖無倫序而事跡頗悉初五早發雙清迎溪流覓路而上怪石如星如雲以千萬數碁置溪中歷五亭至

千丈巖禮高峰塔初過第二亭見一石立響水中舊名響水巖水激石下如沸題曰谷雲第三亭踰小橋曰半山橋古栢下仰望石壁奇峭意頗飛動僧指云此卽立玉亭後爲西方菴在東目時申甫云西目奇甚類吳山紫陽面目而巨至此嘆賞以爲知言僧指一徑曰東塢菴不及到道右大石上下各一曰觀音巖第四亭名眠牛亭後大石曰眠牛石相傳高峰過此聞牛鳴而住故云然牛鳴自佳何云眠牛也與眠牛相望一石蹲立如怒蛙苔衣遍身其半面尤異題曰半面雲過此蒼松數株枝幹奇古有大杉絜之得六圍蔭映道左異香撲鼻再越一亭尋石蹬而下卽獅子巖也舊爲張公洞下臨絕壑高峰祖師於此叅雪巖欽後結死關於此今塔全身號開山塔院有僧居之懸厓置屋層累而上大是佳境遂爲旅次矣禮塔後穿僧厨而西爲張公舍石巖飛空橫覆數十丈可藏千人自此而上有地一二畝甚平行可以築菴卽獅子巖



頂也迤東一二百步見石筍凌空倚立曰玉柱峰上有矮松甚古山民取石耳常至其上可以眺江豈前身猿猱耶進之爲普同塔有大杉四圍外爲真氣洞冬月有氣一縷從其中出又進之稍北爲中峰塔院殿甚壯麗有經一藏燬于火今重建而塔尚未飾祖師石像甚古有大杉四圍又東爲斷崖塔院又東爲師子寺有經閣及殿殿亦十年前重建像設甚妍麗扁曰人世蓬萊亟命以大雄寶殿易之又東爲幻住菴中峰住處皆以幻名占地雖勝而屋舍甚陋稍南亂石如筍離立絕壑大類馬鬣因題之曰馬鬣雲卽中峰三年立禪處舊爲立玉亭今廢右畔有僧屋數椽一入啜茶自此至西方菴一徑如髮下臨無際斷處綴以木甚險甚奇菴僧無窮無涯曾事遍容和尚持水齋三年影不出山亦高行沙門也四面俱奇峰峭壁夔絕人境後一峰卓起者題曰險絕前一峰壘空俯瞰者題曰懸崖撒手乃從龍門取路而返龍門者兩山對

合中通一痕可走自立玉亭至龍門怪石如籜  
如獸如劒戟者林林千指奇松如畫者無算先  
過第四亭時見四松以爲希有至此恍然失矣  
旣至千丈巖初月娟娟已宿巖際粥後從諸君  
子至第五亭觀之所向背月行百餘武乃知其  
誤歸而倚檻西望月尚未落也初六日至重雲  
菴著衣亭亭結構甚古如新沐不受一塵其前  
平地數丈有高麗僧真際髮塔際初名版的達  
叅中峰落髮此其藏髮處也先時大殿在此殿  
移後乃建亭尋路從斷厓塔院而北三里見大  
石卓立如屏橫亘十餘丈復有斜石支之中斷  
而不仆真奇觀也再上二三里卽爲絕頂雲氣  
如烟如霧聚爲一抹英英在下其上石笋成林  
或立或臥或斜瞰欲飛不可名狀而世俗以意  
強名之或雅或鄙得一漏十無足取也曰石菴  
者一石橫蓋可容一二人相傳爲仙人住處自  
此取西道而下數十步見石片片如鋸出者無  
筭俗傳以爲仙人所鋸登頂所見石屏石板最

奇自峰右至仙殿純土無石路甚陡滑且無奇  
跡僧業欲至其處中火勉從之行既至惟俗屋  
數楹而已飯畢從大路東稍有亂石而頑行四  
五里俱髡無樹走烈日中再踰嶺遙見山圍叢  
樹如簇卽昨所歷諸勝處不啻如渴人得飲蓋  
西峰最奇爲千丈巖西方菴玉立亭競爽爭妍  
周遭不盈數里其左右兩腋如椎朴野人入市  
舉止羞澁不足觀矣日晡歸千丈巖小憩復同  
子晉從張公巖覓路探象鼻峰之奇峰處懸厓  
間非樵採不至遊客縣望而已余與子晉披棘  
捫樹而登之晏坐頃許申甫自上相呼聞下應  
了不知所在久之乃悟竟不能從也乃索筆題  
幽占堆雲處於石已余自上返而子晉貪奇復  
前直至象鼻陡絕處久憇而下薄暮高百三十  
六丈送酒肴及米至足爲山中數日之資亦一  
快也初七日自巖右覓路至活埋菴俯視象鼻  
青松夾道北望千丈巖層閣矚空高映眉睫菴  
爲中峰晏坐處相對香爐峰東暉上人居之不

善結屋窓牖阨塞頗損真境然欵客甚篤香爐  
峰頗饒奇松怪石從菴左覓路登之乃爲三峰  
其平處可以築亭其勝亦千丈巖伯仲也是日  
雨坐飛雲閣遠眺烟雲四合時露嵐麓班班如  
浪太是奇觀初八日醒時窓隙見白光晃耀疑  
爲雪起披衣推窓視之則雲氣也漫漫蔽空如  
初開甌狀咫尺巖阿化爲烏有儼然白銀世界  
忽時明露峰尖遠翠可挹乍開乍合乍凝乍飛  
倏忽萬狀信非化工不能爲也是日雨至晚欲  
霽雲竇中微見帝青鬱藍遠峰挾斷雲一抹如  
紫磨金自南迤東冉冉而上天際復現彩虹數  
尺旣滅復現奇雲如赤珠砂班俯視峰巒歷歷  
如白玉盤中疊翡翠狀近一峰獨作嬾綠白雲  
如堆乍小乍大閃爍點綴爭奇鬪巧應接不暇  
此生平第一佳觀也夜復雨

初九日竟日雨不辨山色真實居士自東西天  
目返臨安之西墅且理策向徑山而主人固留  
之又爲褚明府所物色遂以五宿了酒肉債稍

快意者竹林橋明月耳十六日戒行與周生申甫樂生子晉陳生季象俱二十里至高陸飯於鄭氏主人母家也又十餘里至山麓乃舍車而步踰風嘯嶺遙見浮屠卓立雲際乍隱乍見役人曰此徑山塔也盤屈而上凡數里地忽平竹樹甚茂二百步許得僧屋如魚鱗焉僧人迎余因道至寺五峰離立如攢手指而寺藏其中平衍深密下望不可見舊爲龍湫浩汗莫測國一以聖師記止此一老翁合掌曰吾龍山嶼以此

地延師而退居東天目但留一竇歲以出入可耳忽不見遂爲平地因建道場今庭左一竇是也因入殿禮佛殿左右各二厨貯南本大藏而元本舊藏業已毀廢僅存其五之一爲二厨貯殿後僧指此虞進士所手理蓋長孺也又戒余此布石處下爲藏經理之以鎮壓龍湫者余遂巡避之余問國一而下祖塔所在有湮沒不能辨認者乃道余循寺右而行至一處扁曰妙喜菴爲宋孝宗御書內龕大慧像後爲骨塔余合

掌禮訖乃至僧房憇息主僧爲嘉善之風涇人  
年八十七耳聾不解應對而和氣可掬所居樓  
亦爽塏子晉季象以倦求臥俄酣熟撼之不動  
僧方理厨饌而日尚未晡余奮欲登凌霄峰凌  
霄峰者山之絕頂余嘗聞密藏師兄欲掩關其  
上知爲勝處問其途僅三四里但險側不易行  
余謂申甫曰吾獨一試之卽佳君與陳樂晨往  
可也申甫不可兩人者從三僧三蒼頭自山南  
覓路繞山屈曲而行乍夷乍險路且半復行叢

篠中或欹側不受趾百折而達峰頂頂爲二峰  
中有平地數丈茅屋數椽一僧居之延余入坐  
余欲窮最高處不暇顧也乃覓草徑而上復行  
百許步乃爲絕頂萬山隱隱東天目騰舞而來  
余彷彿見之申甫指東天目近處有峰如雲影  
而銳爲西天目余則不能見也羣山蜿蜒自西  
而東者幾數十百支或偃或起或斷或連明滅  
於烟靄間而不可數隱約虛無中意想錢江海  
門烟火城郭蓋氣清目朗庶幾得之而非余境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界也此峰凡五降爲丈人峰寺之主山徘徊瞻  
望久之乃返憇菴所叩其僧知爲蜀人今歲始  
至曾於月亭法師會下聽華嚴大鈔餘非所及  
一僧云登峰有二徑頃所由爲南道北道由菖  
蒲田而下最夷穩從之行二里至傳衣菴月亭  
法師所構其後爲萬松塔月亭師也憇久之乃  
從菖蒲田繞鵬搏峰之後入竹徑中蒼翠掩映  
里許而還宿處則主僧設湯浴晚饌待久矣因  
誇凌霄之勝於二君而申甫亦小倦偃臥濟勝  
之具余可以驕人矣十七早自殿右覓路禮國  
一像喝石巖在焉初爲石屏國一常憇息處從  
慧者神僧也謁國一願落髮爲法門解厄問所  
習云持俱胝神咒最驗試之喝石石忽離立分  
爲三遂至京師與道士步刀梯而勝法門賴之  
蓋大悲化身也尋東徑而上有土阜隆然曰靈  
雞冢國一時聽法雞也不食生類比赴召哀鳴  
三日而死又上爲端元叟放生池其右約元叟  
寂照堂塔在其上規制甚麗登之南望蒼翠披

露扈以烟雲甚可豁目元叟生于元季卽楚石  
琦師嗣法師有元人碑八分書甚工惜燬於火  
作龜折狀欲崩未崩叩他師埋骨處僧語支離  
不復可踪矣傷哉再至大殿禮佛登鐘樓撞鐘  
數下聲殷殷甚巨當聞二十里早飯畢寺左下  
山竹樹夾道殊勝昨路行數里至山麓登小輿  
循澗而行水碓鱗次聲如雷霆兩山迴合似無  
路可出繞百折而始開忽焉入村忽焉繞溪忽  
焉田塍忽焉林阜千態萬狀二十里而至常樂  
般若寺過中又二十里至餘杭令楊君邀余舍  
公館余不可乃之法喜寺寺僧知客者方張樂  
賽神却客不納余目其醉態不與言引避他僧  
舍俄而令君至余待公服不時出迎良久始得  
備賓主禮令君出三博士復來次第報之宿郭  
外任氏申甫親也其居湫隘近市勉而就之待  
晨爲洞霄行矣



於台入申甫縣也其邑城益也而城之材  
前實主甄令吾出三對士身來交策辨之商  
會知而今吾至余幹公親不却出也身久故  
養輸快容不燥余目其酒意不與言臣鐵山  
公語余不扣八之志高寺寺曾賦容者大樂  
此本寺中又二十里至斜林合縣林城余合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記

西山看梅記

武林梅花最盛者法華山上下十里如雪其次  
西山西山數何氏園園去橫春橋甚近梅數百  
樹根幹俱奇古余所最喜遊必至焉庚寅正月  
姻家包君至偶舉似之奮欲往約十八日行風  
雨無阻而婦翁以包君故治具相待於金沙灘

僧舍戒雨具行果雨尋下雪雪又甚至何園僧  
出應門則自靈峰移居者梅尚含蕊放者十二  
三燦然雪中香氣微馥乃班坐命酒同行來生  
道之方戒飲而喜人飲遂與包君角戲會僧進  
茶具有陳餅八枚曰願以此物代酒負卽噉一  
枚雖互有勝負而道之噉三餅幾欲嘔衆爲大  
噱夜宿上天竺長生房厥明四山戴雪如萬玉  
峰清寒撲面近地有大梅二株可合抱開亦未  
半徘徊其下久之而出一路溪流潺湲聲如夏  
瑟瑟不能如昨暮之壯矣是遊也包國子世熙  
來文學斯行驥兒侍返於金沙僧舍者楊大行  
應時返於何園者余婦翁呼而不入者余壻周  
孝廉紹祚也去歲何園看梅亦正月十八日其  
日晴兩兒俱侍因并記之作記之日遊之後三  
日也真實居士燈下戲筆

法華山看梅遂至西溪記

西山看梅後數日始晴暖遂鼓輿往法華山屬  
婦翁展墓龍居乃與道之驥兒同行步至松毛

場從舟而西先時水涸不通舟十五月矣舟小如芥受四人一奴一舟子溪水清明可鑒行十五里登岍趾目所向無非梅花帶以清流怒湍修篁灌木村舍鷄犬使人意消累釋憇三方廟村民以祠方神者而僧居之傍爲佛宇小樓予三四年前一至彷彿記憶留茶欵坐之僧當時垂髮童也際廟梅花最佳處自登岍距龍居約三四里會心處輒休休輒不能舍去凡六七休而至拜謁沈太公墓午飯於村民蔣老家予有梅園二畝在塢口溪流環之頗堪卜築道之甚樂之塢中梅華遜塢外而溪聲如一遂與道之驥子步至西溪麟上人出迎茶餉甚佳麟居白雲流水其西十數武卽予山庄有竹有茶有泉大堪栽梅而有待時已薄暮返宿麟上人居婦翁已如約至西溪予熟遊所謂司空見慣而道之驥子頗爲尤物所動歡喜不休遂欲讀書於此驥方新婚溺於燕婉且與道之共憂之能以泉石息肩尤可喜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靈谷寺東探梅記

留都惟靈谷寺東有數里梅花歲前與張端叔中丞陸敬承祭酒張睿甫儀部有探梅之約又約于中甫比部愆期者再中甫業先行連朝陰雨昨復雪此日臥內侍兒報新晴遂蹶然起積雪皎然高興勃發亟捉筆報三君子各持一榼一壺余先行驥兒從出朝陽門羣山如玉清輝蔽野越靈谷而東二里許北行百步達梅花下花放者已十三四衝泥縱觀萬樹彌望徘徊久之乃覓支逕底靈谷約三里輿步各半俱行長松下旣至上殿禮佛次禮寶公塔命驥兒一登余坐塲下頃之睿甫至同往方丈憇左室各進數酌而敬承至遂令驥兒先歸久之端叔亦至敬承端叔各先看梅而覓支逕底寺與余同獨睿甫尚欠一往耳飯罷睿甫端叔對奕數局步出寺前登松堤呼酒各進數酌睿甫以看梅別去而余三人方車入城萬曆廿二年甲午之正月初三日也

白嶽記

白嶽卽齊雲巖在休寧東南四十里相傳玄君現凡夫身修真其處飛昇後百鳥銜泥以成聖像今殿中像是也像將成缺數指爲人冲破續之必脫聖殿甚莊嚴世皇時所建余以萬曆辛巳秋冬間爲先人祝禧至自麓登山凡歷十亭至天門天門兩石下離上合如門當門有古栴一樹甚奇嗣聞其枯不知以何年榮秀如昨再進石巖橫覆有深一二丈者珍珠簾更奇蓋上

有源泉縣空噴下如簾故名映日尤妙今皆爲俗人置屋塞之碑石相接惡詩充滿天巧損矣羽流廬于殿右相次如閭闔前者余至曾于健作令羽流聞先聲吹步虛迎至山半今但茶迎天門而已殿北向坐山正方如負宸鍾鼓輔之而鍾稍高其外左獅右象香爐一峰居前如削不可登惟一道人上下捷如猿子日不失然香期香爐峰斷而起其後岡有三古松一矮而奇殿門外稍左馮石欄可望百里外黃山左行百

步有捨身崖下臨百尺羽流云數有癡男子捨身於此蓋捨身亦棄俗之義安得錯解更左有飛雨巖與珍珠簾略同亦實之以屋其下卽無量壽宮中肖接引彌陀左右觀音大勢至汪司馬所倡建相傳玄君卽無量壽化身也又左里許爲文昌閣正對五老峰峰如仙掌五指離立白嶽諸石橫文相疊色亦枯燥惟五老戴蘚而潤余蓋三宿閣中五老之左爲獨聳峰登之徑險而無奇上有米穀其間累甃爲門曰西關此往石橋道也相去廿餘里似天門而大五之下可坐數十人余嘗一至鷓兒鼓興欲往余以不及往返止之茲遊以二月廿九日登山晦日謁帝歷諸勝至文昌閣西關而止俗傳三月三日爲玄君降凡日遠近進香者填塞道廬連三日延弋陽梨園演戲娛神雜猥可厭余故避之以朔日下山未過望仙亭迂道訪申清虛于翠微天一茅室耳潘景升稱其奇曾注陰符老子有玄致先見訪寓廬故荅其意其右道宮甚華整

則清虛之友黃無心捨財所矜也既下山郡丞  
凌元孚自黟縣視篆歸邂逅旅館元孚名登名  
余庚午鄉同籍從遊者次兒鷓鴣友人潘景升  
金太初黃問棊也景升詩名天下與余唱和古  
近若干首太初名相善觀象望氣問棊名數南  
曲爲江南絕技乙巳三月晦日宿黃山湯寺記

### 黃山記

余辛巳遊新安以不及到黃山爲恨懷之廿五  
年茲當首議以三月十二日自巖鎮如溪南館  
于吳太學用卿之上村草堂而吳中舍百昌兄  
弟業于黃山親黨相次百昌之弟民望余南雍  
生徒百昌推及願爲地主給余黃山供連雨未  
果晴又以事奪廿一日冒雨西北行進路五里  
卽入山溪葱蒨間化城足樂而况寶所蓋黃山  
本稱黟山而附會黃帝仙踪改稱黃山則始李  
唐或云唐有隱士黃姓者居此得名代久傳譌  
遂無確辨名峰三十六谿稱之盤礴徽寧池三  
郡五百里脉自三天子障或云雲門峰爲中幹

實留都兩天目之祖或云留都兩天目俱發三  
天子障而非黃山事缺躬歷聞舛異同不敢臆  
斷雲門者兩山如門雲通其中俗名剪刀峰百  
里外卽可望間翳于雨氣諸峰惟天都最高潘  
景升常登鉢盂峰僅及其麓遊客無敢登者次  
煉丹峰坐湯寺紫玉軒雙峰如丫卓立雲際者  
是其峰僻在海子最近蓮華峰脉所從來前引  
海門至此黃山之勝便如引鏡照面堂奧畢陳  
余故急海子前此閉塞近有五六草菴問途東

徑通丞相原西徑通湯嶺至白雲菴而半徑最  
陡削微級沙石間布鞋竹杖兩壯夫推挽始克  
進步余從西徑旣至白雲菴則羣峰數十排筍  
雲際使人驚心動魄以廿六日宿菴中次日微  
雨行十餘里至海子升九降一難於天門九重  
汪文學潯延居草菴余名之海潮因書十菴名  
俱蒙海字以待其足是日日未晡且晴余以倦  
臥鵝兒從景升申請虛僧印我先登歷覽過文  
臣峰返而誇語奇勝余悔不賈勇次日雨作日



中而開余挈杖先登衆從之遂登煉丹峰初尚霧漸上漸開隨目所及遠近紫翠畢露從登者余兒鵷雛鄭翰卿黃問棊丁南羽謝伯貞也而景升從清虛別詣煉丹臺不至自峰頂視北一峰玲瓏蒼翠類大士所坐海山與南羽鵷兒就之遠勝近劣歸途迷入密菁里許而出旣達原路諸君子與景升清虛業分踞海門諸峰其稍南一峰尤奇爲鄭翰卿所踞上有修石如筍卓峰端十丈許而下斷如一線呼之飛來石磐石

承之景升清虛先上鵷兒僧印我繼之餘不能從自飛來石循徑而北爲石筍岡翠微寺松谷菴海門凡五六峰離立如巨靈斧擘從斷處下窺不測其外諸峰眩怪逞奇起伏縱橫以千百數而玲瓏如一龍窟在其下謝伯貞云先遊者二僕夫戲擲大石轟轟而下驚龍致雨雹伏地一時許而免自煉丹峰歷海門直見九華大江四面通望不減千里山產矮松高者不過丈許頂俱如蓋其當煉丹海門尤多而奇好事者購

之以充盆景八百計取市活者頗難托根深山而不免自賊例之直伐甘竭爲吝嗟久之下山霧合如故夜深雷雨大至山谷震動臥處頗漏恐其逐風雨去豈亦僕夫投石驚龍致然歟次日阻雨諸君子分處三菴咫尺不能往來下午景升清虛見訪始見其所注陰符右道左術可稱篤論次日晴從東徑下山始達嶺西望白雲彌滿山谷一山映朝暎峰端忽變金色大奇徘徊久之迺下路出谷中級石細步屢頓而憇已得大石引諸君子坐其上問琴唱曲與縣泉百丈聲相和行未半前有歧而惑見急足持書至則方伯文明府牘也賴其指迷以出丞相原然愈下愈艱矣丞相原不知何以得名兩山豁開中饒林木附近數里山花紅白如繡相傳爲虎穴景升舊館在焉謝在杭嘗信宿其處蓋遊人多集湯寺或能至丞相原非忘形好奇者不克到海子景升云近有九龍潭最奇上如甕口下深不測龍潛其中凡九久旱則下鐵牌雨立應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余與鶴兒既從輿隔山遙觀但如曳匹練耳謝伯貞別於苦竹溪下山約五十里還湯寺余父子有輿先至諸君步行後之景升最後黃山一丘一壑足奴視白嶽其佳處不可縷數余所戀戀者海子湯泉耳先後凡四宿湯寺六浴湯泉三宿海子湯泉天下頗多俱以硫黃白礬爲根此源硃砂氣味香美解劬蠲疾是役也凡十二日往返僅得二日半晴而諸勝遍歷可謂幸矣惟斷乃成信然其從遊者黃問棊自武林潘景升自巖鎮白嶽且有贊遊之功鄭翰卿自溪南不期而從待于湯寺者丁南羽與其叔貞白景升子弼予期而不從者汪仲嘉從自溪南而返于洪中者吳用卿別於湯寺者丁貞白潘爾尚從自湯寺者僧本竺來慎得並書云乙巳夏四月朔記于湯寺紫玉軒

### 遊金山記

金山在大江中不能三十仞中藏寺上有浮屠兩岸烟火相望與焦山北固稱京口三山渡者

望之培塿耳而遠近異勢峰巒互變隨波濤上  
下唐以來題咏甚多惟稱張祐塔影鍾聲句他  
俱可芟山傍小峰離立或名郭璞墓或名善才  
石際郭璞墓水最湫下有甘泉汲者截竹爲筒  
去上下得泉陸羽所稱揚子江心水爲第一泉  
者是舊有標識僧病其艱取去之指井當之大  
不稱世無陸公誰辨泉品噫豈獨泉哉宋時佛  
印元公住持此山蘇子瞻往來叅扣爲不能酬  
四大作禪牀輸却玉帶鎮山金兀术兵過失去  
韓蘄王料兀术必過金山伏兵龍王廟兀术果  
與數騎至廟兵誤先出兀术墜馬躍上得脫去  
余每徘徊不能捨去本朝景泰間北藏板始完  
印賜三山百年來獨金山藏缺失數少余萬曆  
庚辰侍先封君過三山遍得隨喜而金山果沙  
彌者發心寫補并剏藏殿許爲匡護因極力從  
史之壬午補官復侍先君遊自癸未遭艱甲午  
自留翰內轉戊戌解南司成歸俱從大江俱不  
及登金山而果上人音耗不絕今歲乙巳冬十

一月余出吊江都李氏而返汝唐客部見送方  
候啓聞因約遊金山旣至僧來迎迓時果上人  
已稱耆舊趨而前云補藏與藏殿兩緣俱幸畢  
事專俟公作記耳僧虛舟延至水月樓已迫冥  
色客部倦坐余泊諸客從果上人禮藏殿讚嘆  
久之索額題之曰龍宮寶藏殿之左曰淨業菴  
其左一室果掩關寫經處承檐修竹十數竿不  
礙眺望菴之右爲德雲樓樓下址連妙高臺臺  
自佛印時得名坡公嘗登此暮不及竟覽歸飲

水月樓更之江月齋兼葦素肴及名酒客部所  
攜蓋客部不耐素云客吳人二陸合奏絲竹甚  
佳惜不能和佳曲耳客部宿江月而余宿淨業  
與胡仲修沈伯宏俱其明日早登吞海亭昔遊  
亭圯後重修亭直海門一望淼渺亭在浮屠前  
更上爲絕頂留雲亭亭後餘址尚堪他構爲叢  
所有由吞海亭覓徑而下至海天閣更前則僧  
虛谷者建一樓面西中有大士頗廠堪眺上游  
諸勝樓北置梯梯東一禪房甚幽可臥坐樓中

久之濤聲清耳字之梵音閣又僧持心者稱余  
舊居停延坐其樓亦南向左塞右通客部字之  
無礙樓又出詩冊見示中多閩士詩陳肅翁師  
公衡儀部曹能始俱有詩追念公衡不覺泫然  
僧太虛設早齋其樓樓面北登之寒威偪體下  
徙始安樓左一堂尸祝李汝培中丞以魯中涓  
配蓋位可左右客笑中丞得左當是假靈吾輩  
耳汝唐亦胡盧不已過中淨業菴留連德雲樓  
妙高臺見一官鷁在江中流欲向京口四漁舟  
帶纜或疑余舟又有疑其非者已從汝唐及客  
隨喜無梁殿繡頭所居繡頭者山東人居此三  
十餘年昔嘗一見勸余勿絕仕進今歲九月又  
訪余西湖其人蓋修習華嚴法界觀者誤傳未  
返廼從關中相見欲留余宿以戒舟江北辭之  
遂與汝唐諸客別于瓜洲登輿踪余舟至閘則  
午前已渡江妙高臺所見良是復覓渡之金山  
晤二客亦無耗久之老蒼頭至舟入京口故來  
相迎遂與二客共渡逆風到京口達舟昏黑矣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是遊也李客部爲政沈伯宏從臾余初無意也  
客部曰使金山悵望過門不入可乎余之過門  
不入屢矣豈敢重得罪于山靈旣至如久客乍  
返眷屬歡踴佛廬僧舍路逕參差半屬新治喜  
果上人寫藏緣就記諾未償又再晤繡頭三人  
俱老矣江中懸望不勝依依渡江之三日舟未  
至滸墅二十里追憶爲記

醉石齋記

昔蘇長公以怪石充供餉佛印參寥則文石之  
濫觴也余觀前後怪石供其文甚美然所稱怪  
石者則以餅餌易之齋安小兒當時良不之貴  
而石之可怪僅僅多紅黃白色其文如指上螺  
而止似亦非石品之上乃一被長公拈出隨流  
揚波至于今日遂爲書室淨几不可缺之物長  
公蓋作法于涼哉今六合山中所產絕奇好事  
者競出金錢購之而貧者日奔走以自給余至  
南都則聞程別駕克全所貯不貲請觀焉而克  
全欣然出其所有示余曰喜則取之不可則返

無傷也余以故得盡其意于石自甲午至今識  
彌精取彌寡計前後所蓄僅數十枚皆取其天  
機而略其玄黃牝牡乃所謂文如指上螺者則  
擲不顧恨不能起長公于九原與之品石耳然  
余之所謂佳衆俱不解卽克全亦不解惟長兒  
驥與余同意每得一枚則父子相賞怡怡終日  
矣今歲病後挈兩兒遊城南克全具鷄黍淹留  
竟日凡盆盎間物搜閱幾遍所僅取者不能數  
枚克全見訝又出其所寶若干大都求奇于人  
物仙釋余與兩兒更揶揄之同一嗜石而意匠  
相詭如此余謂克全好石日購而聚之不減富  
人之積金乃不自有而歸其精者于余視長公  
之不自有而以供佛印參寥者何異然而克全  
之所謂精者自在余未嘗奪之也仁智百姓之  
見亦何常耶何必余之是而克全之非耶克全  
所居之齋顏曰醉石嘗自爲賦而以記屬余克  
全爲人長者慎于取與其廉聲在撫撫之人尸  
而祝之夫石堅貞而有文理君子比德焉宜其



醉也是通而不溺之謂也余斤斤置辨明已之  
是張人之非余則溺矣是爲記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自鍾山而西岡阜相接至覆舟而斷再起爲鷄  
籠其陽國學在焉山有晉四陵本朝置廟祀歷  
代帝王開國功臣及有名祀典者廟凡十俗呼  
十廟山而兩司成公廨最相附近東廨大司成  
所居最勝處曰北麓草堂前大司成海虞趙公  
所建前堂後室余公餘退息其中前庭可望山

色寬不盈二十肘余徙廓其半則盡收前山之  
勝鷄鳴浮屠隱約雲際岡松歷歷與金碧上下  
晨昏變幻晴雨皆宜至于霧朝雲日濃淡有無  
之間尤爲奇絕蓋自前庭廓而北麓增勝焉然  
最宜晚春早秋北麓之東有隙地從廣不足五  
十肘其地特勝視北麓西蔽三之一東開三之  
二於是決策召梓人規其費不滿三十千乃拆  
東披半間拓其半南向爲室廣十二肘深倍之  
前啓六小窓檻令齊几曰東隅精舍少而學如

日始東不自努力而迫桑榆燈燭之光其與幾何題曰東隅表其處且識戒也東隅之左續之以軒深八肘廣如東隅之深以資游息扁曰名理北達牖南啓四窓東則半壁短窓十二窓牖齊豁則樹石殿閣之勝畢入几席而又可以避寒暑風日之酷視北麓不啻過焉然材木小者拱大僅倍之塼不足佐以土墉壁及承塵蘧蔭而褚表百爲苟簡其費已踰三十千矣蓋舉事之難如此因紀其月日示後來者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東隅精舍旣成以居塾師錢麟仲而幼子辟邪鵬孫延年受業焉名理軒則爲師生宴集之所而余館北麓後寢自若丁酉冬麟仲告歸余始易處其中而遞張名人畫於軒與二三相知共鑪香茗枕之樂新正二日汪仲嘉來相從遊行偶啓東窓翠色隱隱撩人諦視則鍾山頂也乃大喜幾失此君立命撒去蘆棚而受山益多然東隣屋角未免障望召而好言安慰令拆去而

酬以直其人唯唯遂并東南之敗屋東之女牆  
盡空之以爲廣庭不但鍾山半落几席而兩兒  
書齋啓北墉則鷄鳴浮屠岡松歷歷爛然橫陳  
乃擴牖去壁置長短窓八而外爲蘆軒二楹墜  
地設欄中庭插籬附以雜卉庭外埒桃李梅杏  
諸嘉木凡數十株以次放花互色照耀而余精  
舍則盡南垣爲庭庭際植竹東限以籬籬內外  
夾樹青桐二啓竹扉則一徑達兩兒書齋矣驥  
兒請曰此旣佳景何可無佳額余思之不得一

曰面岡松恍然得之名之曰冠松取陶令青松  
冠巖列句也而改名理軒曰遠岫取玄暉窓中  
列遠岫句也遠岫東西稍逼不堪消夏乃通精  
舍之南半與軒爲一以紗窓四隔其後爲小室  
中設木榻而遠岫益勝夫遠則鍾山近則岡松  
俱常在不去之物吾有取焉至于花卉盈庭榮  
枯開落未免隨時姑舍是已久之夏木漸繁鍾  
山稍蔽而前垣南際宿楮二章布葉干霄卽岡  
松亦虧其半之二乃余適以人言屏居待罪迹

頗似之且晚放歸所謂詢美而非吾土者也遂  
援筆爲記記之日戊戌孟秋壬子也

遊牛首記

牛首山遠望雙峰插天而中窪如形家所云誥  
軸形而左峰稍昂王茂弘謂之天闕是也返自  
棲霞連雨不止九夜星斗爛然次日晴移書敬  
承當以明日遊書且緘而敬承書至已出門相  
待於報恩矣余念朔日當謁土地祠未果卽行  
移書趨徐茂吳陪敬承先行而余以明日從之

已敬承復遣報恩僧相趣遂集輿人行出門時  
日過中矣出聚寶門過報恩詢敬承云與長公  
子同行此時當至山矣報謁程別駕新德遂易  
衣而行數里出鳳臺門行岡阜間十五里見有  
山隆然云此韓憲王葬處也沿山行又十五里  
盤旋曲折薄暮始達牛首時微雨溼未甚濕將  
至三門松逕鬱然輿人指南山爲獻花巖去尚  
數里又數里爲祖堂俱在十里內入門見石磴  
甚高僧云此名白雲梯約百餘磴升十餘級其

右僧舍敬承所寓余云且先禮佛遂盡石磴又  
歷石磴十餘級始及大殿余叩僧自此至巔幾  
何僧云里許余奮而往路平城相半僧云有辟  
支佛塋有捨身巖皆不及觀遂達巔頂蓋左峰  
也雲氣與冥色相雜四望不能了了西望長江  
隱隱如疋練東則俯視方山北眺鍾山明滅雲  
氣間彷彿可認遂由舊徑下山與敬承相見已  
昏黑矣敬承登山時遠望見肩輿而來者知爲  
余余輿人亦云見山上有遊客必敬承也蓋與

余相去僅一時耳所宿僧舍窗外修竹萬竿雨  
聲颯颯燈下敬承父子與余三人相對而飯伊  
蒲大是蕭瑟視棲霞歌吹餽數百人雜沓清  
濁相去何啻九牛毛也夜半雨止聞風聲振號  
林谷間初一日早起大風未息促敬承起僧進  
點心畢再歷百丈梯觀唐時銀杏大三人圍榦  
僅四丈其末已折去古色自在殿右爲禪堂禪  
堂之左佛室東西與舍利塔相值閉門塔影與  
途中樹影俱倒掛供案衣上樹影復隨風飄動

不知何解殿左覓路陟捨身崖之左爲大悲閣  
閣後俱石壁有五百羅漢名碑可搨也其餘名  
跡有辟支佛塔文殊洞俱不及到旣飯遂爲祖  
堂獻花岩之遊出三門右繞山而東南行松逕  
中里許盤山盡遂踰嶺復左繞山自後或行山  
腹或履山巔約行數里俱可望牛頭輿人云此  
有二岐一達祖堂一達獻花岩獻花岩之下卽  
還城路也乃先祖堂凡里許而至禮融禪師真  
前殿亦博覽所成謂之無梁殿規制視靈谷大  
殿損三之二徘徊久之乃復路登山至岐處稍  
東里許達獻花岩岩嵌空中肖悉達苦行像飛  
來兒孫耳岩右爲茅君祠折而上爲歸雲亭有  
尚書喬公宇前輩李公廷相題詩刻石在焉又  
折而上爲聳翠亭亭廢遺址猶存又折而上近  
絕頂矣以風大而還寺名華嚴僧舍有閣憑空  
而面松竹甚佳飯其中出三門僧引路俱行喬  
松間半里而盡遂登輿前望有山蜿蜒而翠僧  
云此黔寧葬處嗣爵子若孫必歸葬于此欲一

到而未及也。閱諸祖真清涼觀國師、天皇悟禪師、五祖忍大師、西天九祖佛、馱跋陀師、永嘉大師、中峰本禪師、中峰相甚豐滿，右目上近眉處與目下各有一黑子，與世所傳者不同。疑諸祖俱得其真，以迫行僅索觀數輻而已。至娘娘墳，卽昨日舊路矣。娘娘者文廟妃也。有中涓守墳門，首大松數百引路。昨敬承至中涓，苦留啜麪。今日將離，牛首復送茶。至路半，至韓獻王墳，會輿人當買點心，乃與敬承步行引路。栢盡得大

門，由右門入，至饗堂門，大杉四株，周垣俱頽圯。饗堂僅存一間，左右俱圯。朱碧狼籍，墳屋尚無恙。歲從陝右調一戶，戾守之。又有軍五十人，自門而右塢中，梅花十數株，政開徘徊久之，復步而出，易衣報恩，方丈而歸。

### 遊攝山記

某月廿六日晴晨起，爲攝山之遊。驥子從行程，康伯來馬將軍相待于太平門。陸敬承已至，易便服西行，過太平堤里許，爲中山王墓，入門中。

爲神道碑甚壯約高二丈餘龜趺隱形碑文朱善撰自饗堂右小門登王墓墓不封土人云細竹下卽是從左出入觀饗堂中懸王神一幀貌甚慈豫豐滿秀眉細目無威武之狀堂前白松數章甚奇類昨所觀禁苑中物又里許爲岐陽王墓規制宏壯似遜中山山右石馬一存其一當左者在蔓草間尚未畢工神道碑亦在左百步而亭已毀左有菴一僧居之中奉大士及嗣封臨淮侯祝神幀又步行數十武而南爲蔣侯廟

呼輿而往廟在鍾山之陰山巔積雪尚有班駁未融者出路而西行十餘里始及姚坊門出佳棗處也主人治中火于此主人有吳客同行出門行數十武顧見一峰雲表甚秀輿人曰此攝山也沿山澗而行地亦平坦凡十餘里見兩山如門入此攝山漸近輿人與敬承輿人爭道疾行頃許卽至上殿禮佛佛像頗壯麗至方丈稍憇馬將軍始至余先左行循崖梁人所鑿佛菩薩甚多然多毀缺補續頗不稱惟彌陀像一軀



約丈五六副以二大士完好生動其爲六朝名手無疑主人欲先飲留余與敬承欲先登山乃由左麓上山純石巉崑數折已高入霄漢初就稍平鋪氈而坐主人呼酒童子歌吹頗亂松濤聲僧云再至爲紗帽峰當更往遂杖而往數十步得其處三石峰離立俱鑿崑肖佛前有坦處可容數十人主人復呼酒至各酌數杯俄而驥子至蓋先登山而主人物色之來也久之僧欲引余輩歸方丈曰此上路澁敬承賈勇前余從

之仰行石罅中至最高處僧曰此爲中峰以路艱客無至者余與敬承各踞坐佳石已而主人至復呼酒奏樂良久起敬承便登山巔去此可二里僧云小肩輿可達俟明晨爲安從之遂覓路右繞至天開岩岩有舊人題名甚多隱苔蘚間頗不易辨主人復呼酒共飲放火炮數十枚聲振林谷下里許爲觀音菴老法主所闢也周菴旁俱苔石羅列如龜如螺有徑丈而大者欲叩塔一申瞻禮僧云在山後頗遠乃拜之靈筵

此老屢折簡招余入山竟以十月化去余許爲作傳尚未酬也過白鹿泉般若臺臺有四十二章等經石刻俱名流所書歸方丈已暮矣主人置盛筵相款勸飲甚力歌吹互作如此受用得無損清福乎余宿處與敬承前後驥子別宿觀音菴廿七日睡醒忽聞雨聲日旰不止起遂爲歸計飯而行大雄殿前銀杏二約四五圍僧云惟在左者結實殿側卽禪堂僧雲峰所營出寺門見羣山拱護甚密行十餘里見石馬或二或三臥田中形製生動有嘶風歷塊之勢定是六朝舊物敬承云人傳梁武帝陵或然也中火姚坊門自姚坊門至太平門十里夾道梅花正放數百樹而昨所見甚少豈意不存耶翠竹喬松於路不絕雨中色更滋茂尤可悅玩惜輿夫足力艱耳入城易冠服遂別馬將軍而歸

靜寄軒記

余油局橋新居其東偏割以居婦翁沈尚行先生又東爲園園有池池之西南矮屋三間婦翁

新構前臨七梧桐綠陰覆屋六月無暑落成時  
桐花正放名曰桐花菴屋後開軒面圃大有野  
趣時與友人共文酒之樂所可恨者南隣屋角  
耳不盈歲而大風雨作一日斃梧桐六屬婦翁  
徙樓居奪後軒爲垣而桐花之勝盡損矣是時  
堪輿事罷而復起間以館江西地師楚音滿耳  
而文酒亦廢矣地故有幸不幸與今歲婦翁復  
拓桐花之左爲一室室後連二間爲軒窓臨東  
北二面旣不見南隣屋角而高柳照映尤宜月  
出園池之勝一覽收矣自春徂秋半歲始成土  
木僅數十工儉歲舉事故宜若此婦翁問名余  
名之曰靜寄取淵明詩靜寄東軒之意桐花衰  
而靜寄興豈亦有數與於是婦翁且滿六十庚  
寅十月朔爲覽揆之辰余方率老妻兩子若婦  
觴之更賀其始爲靜寄軒主人也先一日聳真  
實居士記

知非菴記

據伯玉五十而知非則聞道之始也高適五十

知作詩則學詩之始也朱買臣五十佩會稽太守章則宦達之始也宣尼五十知天命卒以學易則究竟學問之始也余自丙子歲知有向上一事時方廿九明年成進士入翰林自後居山林者七居仕路者三倏忽五十矣追憶廿年前公案如吞釣之魚乍沉乍浮雖未離波際而終不可謂非吞釣之魚有時掣斷釣絲飛騰自在挾風雨游溟渤顧不快與乃不自肯更何待耶然則余之知非庶幾伯玉乎會武林清寧巷宅起屋十數間初成有堂有軒有室堂之上爲樓樓之左少前爲閣而樓之右面西山爲三層小樓各有名總名之曰知非菴以朝夕觀而警焉且以自壽也伯玉于尼父師友之間由知非而知命學易亦自堂趨室云耳然則伯玉之知非余何敢當彼達夫顯以詩買臣顯以會稽章余請姑舍是焉萬曆丙申至前齋宿南國子公署記時年四十九

結廬孤山記

居士得地於孤山之陽北際山陰不盡五之四而面大湖地凡一牛鳴許登其顛如青虬偃臥鏡中羣山西來分而爲二層疊環繞又如百千姬姜整容待幸東南之缺則江外諸峰與雉堞掩映相補足稱湖山最勝處古之樂此者多矣而遞至余余敢負諸廼以癸卯春仲就竹結廬二重先成者曰青巖居中爲堂左右二室臥榻在焉前闢廣庭後半之俱植芭蕉啓北扉則巖石亂松青翠溢目前庭留舊竹數竿不芟待其

生孫又峙桐二於竹西稿其一甃其中又許以容露坐則青山出於屋角高樹映接使人意遠青巖居之前曰晚研堂徙舊而青黃之廣不盈廿肘縱半之庖漏附焉前亦爲廣庭峙梅三其一幾稿而甃蓋繞廬東南皆竹也而介於桑守者利桑薄竹令瘠而生花余起以湖淤今歲生孫特多翠色蕩衣裾又飽竹萌至今不盡竹之西南有桐一章大可合抱扶枝修榦能障夏日實落幾滿斛此余園中樹王也大桐際池池不

能畝去五月始栽荷月餘敷花結實芬馥撩人  
矣池之西竹少於東而盛於東徑而南置扉焉  
小令不通肩輿所謂設而常關者顏之曰慧業  
菴吾廬不啻成已然坐晚研惟西南一隅受湖  
竹樹蒙密限以短垣所得無幾規以山半起堂  
則如引鏡自照其面湖山全收矣迺括木瓦參  
新舊材雜成之南窓北牖延風受月最宜消暑  
兩翼離爲曲室可通可蔽前甃石爲臺垣其左  
右其東磴而升上梁於去嘉平某日時積雪初

晴命之曰快雪堂取晉帖快雪時晴語但不如  
坡公繪雪耳又自臥樓三層附鬱金堂之右鶴  
兒舍其西南形家曰不宜迺議毀徙之快雪堂  
西損爲二層梯其後前綴小軒小軒之東啓北  
扉可通快雪二役嗣興而湖山窈窕遂爲几案  
間一物陰晴寒暑朝夕變幻螭舫往來青駮油  
壁乍盈乍虛皆入余遊戲三昧中矣尚期起閣  
山顛撫青松坐危石表裏湖山一攬無餘而力  
未迨也姑俟之工始癸卯春仲落成於今歲甲

辰夏杪工費若干初余以空手課工費作自嘲  
詩有經營煩匠石力短欲何如之句水到渠成  
豈意有今日耶六月初九日真實居士記於自  
臥樓下之小軒小軒尚未名

孤山僕夫泉記

孤山一帶凡有名泉三一爲白香山金屑井一  
爲六一泉余得孤山于故人汪生因指示叢篠  
中小低窪處微水如沫而不易涸曰此一泉也  
真實居士因手自搜滌命兩僮子運去瓦礫幾

數石許下至石底中深如釜而西界以石板東  
爲隣墻所壓南則土阜臨其上浮沙朽葉時復  
易零尚擬一整剔之水寒冽以烹粲煮鮮遠在  
湖水上而不堪入茗與金屑六一同一氣味但  
二泉俱在平地而此在丘嶺顛厓之間差爲勝  
耳參寥子有泉出講堂之下而名曰僕夫者此  
真是矣此亦由中一快事因爲之記

乙巳十月出行記

先是幼子去邪以九月就婚包氏彌月當一視

之又同館江都李汝培中丞有外艱走其弟客部汝唐孝廉汝謙乞狀武林又茗溪凌玄房失母蔣宜人自白下奉柩還聞計誼當赴吊初議冬日偕周本音胡仲修遊洞庭兩山會許裕甫以避生日至西湖業有定約畢遊卽渡江恐冬月丹陽上下築壩遂定計先茗溪江都之吊而後兩山卽迫歲暮俟明春未晚月之初八日北關登舟是日風雨大作且寒金壇王宇泰太史同于潤甫至武林相晤舟中得于褒甫書時太史補吾邑初聞報出關十里宿謝村初九日寒如昨而雨衰過塘棲沈長君餉橘二品塘棲蜜橘最珍風味在閩產上今歲產少味少酸不如往年甘美晚宿語溪初十日晴午後至郡十一日雨過包氏新婦謁拜閨中十二日連雨十三日早雨旋止西北風發茗溪之棹停北郊時雲間二陳公以乞母夫人誌銘至宿王江涇十四日晴早易小舟如長蕩看嫠女二甥并晤沈景倩是夜宿平望十五日至晟舍相傳爲唐李令



公駐師處凌閔二姓所居世爲姻戚而不免仇妬十六日如凌氏吊蔣宜人喪於別宅玄房留飯見其女字次孫者晚設席相款族兄副憲嗣音太學蒞初陪余之官南司成也副憲公爲郎署而蒞初稱弟子憲副今官粵西以賀萬壽事畢歸道粵西事頗詳夜深登舟恣上人見過約相待於南潯連夕月色佳甚轉憶西湖耳十七日午前恣上人介見朱文台名國楨文寧太史族弟尤孟弢亦出迎先晤於禪院後文台移

節余舟數里同至恣上人禪居初未名余名之曰且止恣上人以明日有白下之行附數字葛祠部并付朱君金華司理書遂行未至平望十里而宿十八日午後返郡索小輿入城訪賀伯闇十九日姚叔祥介見江都李材官某得粵西王羽卿總戎書卽康季修主人并得季修書季修以壬寅赴粵西幕而癸卯冬妖書獄起遂違其難而達老訥卿罹禍本音幾在羅網訥卿亦脫死人故有幸不幸哉廿日發江都之棹至王

江涇易舟看長蕩嫠女宿平望廿一日過吳江  
訪周本音於湖田業從李客部兄弟於吳閶矣  
夜泊舟葑門廿二日遣人祝家河物色胡仲修  
而張士魯舟亦在舟至上新橋晤士魯仲修沈  
伯宏知以昨晚送李客部於澣墅本音同別去  
偕三君過寒山旭上人師徒出迎同步竹林留  
飯而別程光祿公衡謁余寒山伯宏約明日輕  
舟相追同往江都與士魯俱別去附周本音吳  
仲庚各數字解維遣奴從輕舟還故里送海鹽

朱良叔先生沈壻孝升二書武塘二葉生書并  
致武林家信食物數色晚過澣墅主政劉元定  
見訪舟中楚人尚書小魯之子以任子至郎署  
有詩名約歸途相款與胡仲修舊識宿關北舟  
中仲修夜酌廿三日早發過望亭而旦日西至  
無錫西關遣人物色戴翁二十年前談祿命於  
吳閶有驗余在南雍偕本音兄弟見訪留署中  
多日索長安故人書去去卽得意長安中又得  
長生之秘訣於近邊師曰陰梅松顧余舟中同

至惠山爲半日談自言少小好玄理七十餘師  
最後爲陰君其中子訣尤驗日坐空山中以醫  
爲令所役屢入署中卽日欲閉戶行功憂法財  
耳勉余早修恐年至不及語甚苦余亦心動約  
歸途扣其秘訣薄暮以食品四色餉余別去在  
坐者仲修待伯宏不至取惠泉四甕宿惠山下  
廿四日早行三十里而旦是日作李年伯狀途  
半伯宏至晚至毘陵狀脫稿伯宏仲修啜茶試  
新汲惠泉六七壺甚快廿五日早行三十里而

日撰雲間陳母沈宐人墓誌銘日中脫稿晚至  
丹陽伯宏仲修同晚酌啜茶二君明早先過江  
都附一使同行致李客部數字并狀草廿六日  
行二十里而起風甚逆早微寒加被起加衣晚  
至京口是日完華亭高太史誌銘宿諾兩年矣  
廿七日渡江東風頗疾江波微作推窓回顧金  
焦北固與上游諸山翠色欲滴一飯頃至瓜州  
日猶未午廿八日過閘候放閘更盡至江都宿  
驛舍傍李汝培中丞汝唐客部汝謙孝廉相待

於津次過船叙飲夜半而別廿九日陰雨竟日  
湯熙臺民部來吊奠李見衡年伯之喪送寓王  
君燮宅君燮爲汝謙之倩汝培治酒相款同年  
支汝賢陪宿君燮館初一日陰漸晴答拜湯民  
部汝培留飯晚赴湯民部飲伯宏同席宿舟中  
初二日拜朱郡公錦同鄉之餘姚人拜劉江都  
是日不面返寓朱守公來報謁久之劉江都來  
謁晚赴支汝賢席初三日訪張將軍國棟絕有  
力殺人報父仇世稱張千斤者今春三月晤於

新安獻吉夢報謁年家二章生長字大年知爲  
文汝培設肉麪復置酒晚辭歸舟初四日揚守  
朱君餉隸釋四部湯民部遣牌護送至閘汝培  
兄弟設祖於南莊以軒名亭名堂聯請亭在高  
臺之上前有池池中又架木作亭臺之東北有  
清涼寺地甚夷曠臺後新埒竹軒前富牡丹芍  
藥夜別汝培汝謙南莊汝唐以舟送二更復飲  
汝唐舟初五日舟至二閘糧舟阻塞候開閘不  
時汝唐邀別於瓜州酒肆胡沈及密密二三從

汝唐有金山之興伯宏復憇吏不已乃遣奴從舟取臥具至江干登舟輿行濘中數百步許伯宏不良步復以輿迎之鼓棹半餉達金山日始晡初六日暮登京口舟胡沈別買一舟先行夜酌而別約仲修晤於澣墅伯宏晤於寒山初七日微雨作金壇王宇泰于中甫潤甫褒甫中甫叔元猛書又蔣墅賀知忍書遣奴子致之惟中甫或在吳中不付儀物索宇泰千金翼方新刻致王伯橐尊人涉令墓誌銘宿丹陽初八日西

北風舟行甚速行三十里折楫竿時臥中驚而醒連日以目赤不閱書不作詩日暮至毘陵三十里而宿初九日汲惠泉十甕先存二甕宿無錫南關初十日大逆風舟行頗艱行三十里而起日西達澣墅晤伯宏仲修俞羨長晚劉元定設席舟中相欵羨長仲修同席更餘過船啜茶胡沈看羨長舟中收羨長文選七百餘張先付繕寫銀十兩陸續付買板及寫刻四十六金矣宿楓橋十一日微雨同三君詣寒山寺旭師偶

出其徒留飯徘徊竹下久之而別舟次石灰橋  
候戴翁不至買物使至云城中有大雨而沿途  
甚微宿石灰橋西十二日仲修至與張士魯相  
繼偕仲修訪曹能始邂逅沈從先與能始約晚  
晤周本音中田廬本音亦以此晨別去江都劉  
明府使者追至得書傳言譚公亮在閶門欲相  
晤竟不至午前發舟士魯舟同發日晡至吳江  
士魯報吳仲庚出晤欲挽留入城不可物色沈  
少卿先期往曹村金氏矣仲修在余舟而其舟  
先發不知泊何所身往覓之余過士魯舟至中  
田廬風雪淒冷中晤本音本音抵家先我一餉  
許坐未久忽聞人聲胡仲修與曹能始至矣能  
始偕一閩客貌甚醜二更月下別本音從小舟  
至大舟夜且半矣十三日過平望從仲修舟過  
長溪看寡女旣飯遂行王江涇過大舟夜達郡  
城十四日偕仲修飯於包宅去邪侍行宿拙園  
十五日始卸大舟十六日晨後從輕舟往璉溪  
胡仲修同行西北風大舟由皂林入路夜始至

茅薦卿近出始歸前月廿七日歸自京師坐書室久之孝若至叙談更許宿薦卿齋十七日薦卿孝若各設席相款晤宣城沃生言堪輿者甚取余家沙村先隴而非其穴云嘯天龍法上聚今稍下不能領砂水余與定約廿二日待之砂村更一商訂其夜仲修別入舟余宿孝若齋十八日薦卿設早飯遂別夜返郡城蔡氏迎親船未至二更過拙園十九日李玄白姚叔祥見訪葉氏二生乞墓誌旣午爲長溪之行几軒太史以次日寅時遷葬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贊

跋五日頭陀記後并贊

右五日頭陀記吾納友文所作文吳之洞庭山人舊字正宗住樵李故聰明英辨而握筆爲文非所習也一遇達觀師看破倩女離魂頌便知眉橫鼻直去年得同叅密藏師兄書謂文爲藥汞銀見火則飛趣文亟隨老師了末後一著子



文且行就余言別留武林數日偶談及文字旨  
訣余曰知寫家書及上豆腐酒帳便知爲文文  
失笑曰然夫法法仍舊何有於文將心覓文愈  
巧愈離矣別後呈文數首五日頭陀記其一也  
信手拈來直截高妙超出筆墨蹊蹙雖文之遊  
戲三昧無所不宜而余之一語實有以發之余  
對朋徒時舉此話失利多矣賴文一雪快不可  
言乃作五日頭陀贊曰  
爾五日頭陀者何人耶文公記之真實居士贊

之豈惟吾兩人將十方諸佛各于其國出廣長  
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  
莫輕是五日頭陀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  
是人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菩  
薩聲聞一切賢聖莫不歡喜贊歎其聲如雷金  
剛般若云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  
亡而况聖賢出沒於生死海中不可以跡計而  
情量五日非速萬劫非長放刀獻珠無轉變相  
爾等衆生其亟念佛戒殺勉遵五日頭陀之教

以相見于極樂之鄉

五日頭陀記附

頭陀姓徐氏諱性容某縣人生而簡默淳厚無他行能每有青山白雲之思家貧無以自給總角依陸司空爲童子見沙門輒致敬司空獨異之人莫識者今年春幾月染嘔血病口氣常臭謝司空寄跡報本塔院從諸耆宿修淨業卽孱弱難支念佛不輟或謂病亟矣胡自苦如此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幾月病益沉綿一日願禮

僧伽求薙度披袈裟端坐五晝夜水漿不入口有弟侍左右問欲何食曰欲得果食弟以果進噉青梅四而謝其弟曰吾今日歸矣而善事二親若古之某某者其婦惑於巫言曰歸大早耶尚須三日曰去任由我由巫言乎婦人安有不祥之言哉一時緇素聞頭陀狀爭先問道但曰戒殺專持佛號而已其口氣所觸有花草香言畢入龕結金剛印趺坐而化其母摩頂至足徧身皆冷獨頂熱兩足底似水墨雲霞色司空爲

衆倡作禮一衆皆拜閉龕迎至某所先是霪雨  
爲災是日雨甚俄而開霽將舉火焚而龕門忽  
開頭陀屹然如故後火焰若鎔金而盡遂塔於  
小瀛州是夜里中人素持齋者咸夢頭陀示以  
戒殺專持佛號如生時語何其異歟詎其生于  
嘉靖戊午某月某日死于萬曆丁亥某月某日  
閱世三十年爲僧僅五日文嘗聞龍女獻珠疾  
證廣額放刀便休無他唯了知自心而已旣曰  
了知奚容間於毫髮哉頭陀不離俗而爲僧伽  
非久修而成聖果易口臭爲香明業感之不定  
起病骨而坐表情量之可違正所謂非思量分  
別之所能解者其唯自心焉文掛錫當湖知頭  
陀生平最悉輒述其梗槩以記之爲學佛者斬  
偷心之鑊鄒云萬曆丁亥七月廿八日南海沙  
門文和南記

讀晁無咎猪齒白化佛贊

猪齒白化佛贊宋濟北晁無咎先生所作在雞  
肋集六十九卷余甲申歲始得見之其文淋漓

恣肆如風鼓橐如水揚濤朗讀一過不覺毛豎  
皮栗汗出淚下卽逞似達觀密藏二師俱踴躍  
贊歎屬余亟爲流通夫諸佛大悲心中平常遊  
戲而昧者不知目爲奇特無咎兄弟將錯就錯  
記之不已又從而贊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令  
此事此文傳播無已亦熱惱衆生頂門一針也  
無咎嘗叅圓通覺海二士晚年又見楷老而東  
坡山谷俱爲師友故其見解卓絕如此至文章  
華妙又剩事耳因跋數語于後令好事者所在  
刊行之在具眼人必謂余畫蛇添足然亦諸佛  
悲心所許也萬曆戊子二月二日眞實居士合  
十書

猪齒白化佛贊附

猪齒白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喜  
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  
骨啣之信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  
齒曰中得肉如拇色紺碧瑩白正諦視之如來  
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

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  
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  
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  
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  
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菩薩動於威神爲警  
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闍提墮彌戾車於沸鑊湯  
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  
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  
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

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  
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  
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  
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  
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  
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  
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  
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啣  
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

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  
知悉見次第現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  
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  
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  
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  
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廿七日  
初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  
云

我崙山淨土菴募造大藏勸緣偈

世尊說甚深	十二脩多羅	天宮及海藏
靈文悉充滿	支那心量窄	不能廣受持
是故經論律	西來止少分	以較天龍宮
大海一涓滴	聖代廣流通	兩京各鏤板
琅函及玉軸	妙樓閣莊嚴	刹刹勤頂禮
亦有緣未到	寂寞空山中	此方真道場
峩崙銀色界	清涼洛伽三	普賢等任持
領三千大士	賢聖時往來	側塞虛空中
凡眼不能見	中有淨土菴	過去大智師

淨心所建立 一切莊嚴備 將欲迎大藏  
嗣牽海上緣 此願未及償 良哉夜臺師  
師門稱上足 抖擻精進光 夜行空山中  
惡獸咸怖伏 是故名夜臺 女弟子如月  
習定化諸有 憶師薙髮恩 同力酬前願  
世間等空華 種種俱不實 眷屬及資財  
芭蕉無有堅 若回心捨施 多寡隨自力  
真經六百函 一函文十卷 字字出金口  
卷卷披佛心 福利無有邊 諸罪悉令滅

自造勸他造 轉轉相勸造 多分及少分  
俱入大願海 直至于成佛 不出一刹那  
真實老居士 筆頭放光明 其光千萬丈  
說此妙伽佗 普勸一切衆

讀鐵牌上人悟募興補陀道場十二大願

文贊

鐵牌上人名定悟吳人也嘗禮普陀大士慨然  
以興修爲已任於五臺尊像前然指發十二大  
願云云鏤其文於鐵牌懸之項以故人呼之鐵

牌余返自洞庭兩山暫憇寒山寺因友人戚生  
得見悟道容和粹頂頂如山亟取鐵牌願文讀  
一過不覺慘然淚下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  
來迺合十稽首爲之贊

佛說藥王品然身或一指宿障一時消况發真  
實願願願齊普賢等虛空無盡六種俱震動天  
龍淚如雨願護上善人願願得成就普陀白花  
巖紫竹林聖者萬衆日頂禮有如百川朝殿堂  
耀金碧劫火不能壞妙像千手眼量與鎮州等

龍藏賜上方寶閣金莊嚴賢聖僧雲集四事諸  
供養上人大願力一一皆擔荷如彼師子王而  
搏大香像神力本不欺有如殺一兔我今幸隨  
喜功德無有邊作此妙伽陀勸諸十方衆隨緣  
善喜捨功德等無邊從劫復至劫稱讚亦不盡  
無錫保安寺重修穢跡金剛殿贊

近來法道陵夷魔外充斥剝染而明毀戒律寇  
冕而顯鄙倫常以盲引盲未得謂得作大妄語  
成一闡提每見如斯何止一數此非吾儕手中



塵尾所能撲滅未免思穢跡金剛王以寶杵齏粉之耳錫山保安禪寺有穢跡殿堙廢已久沙門行固毅然以興復爲任今政是時真實居士歡喜踴躍爲之贊曰  
惟金剛王名曰穢跡輔佛護教威靈不測錫之保安有殿在焉昔爲金地今爲荒烟萬曆甲午再興之年惟僧行固願猛志專信施雲集寶坊赫然後五百歲魔強法弱如千鈞重引之一髮惟穢跡王有大威神摧伏魔外如風揚塵莫輕造殿有爲之功此殿一成魔殿卽空雪浪作記  
真實作贊如火續火同輝共焰

明大峩山白水寺別傳禪師贊并序

別傳禪師行履脩載今大學士王壘陳公所撰塔志銘而余亦以達觀大師請爲作傳久之傳成卽付僧持去不謂至今未達余旣不能憶僧爲譙索行笥中又不得副本而師之弟子如奇與徒泉四五人沿流八千里守俟數月誓必得文乃歸余憫其志作別傳禪師贊付之贊曰

大哉之山高屬天神光上與西極連中有大士  
曰普賢列聖圍繞跏青蓮大願不捨遊人間現  
凡現聖滋福田何來高僧字別傳住持白水四  
十年潔身口意如澄淵建立佛事揮金錢數滿  
十萬又八千壽量有限願無邊我聞師語忽汗  
顏凡愚安測聖智全僧授佛牙囑流傳大十五  
斤光芋眠震旦機小倍不堅慎勿秘藏滋善緣  
獨高臺畔見普賢雲光靉靄坐金船大鍾無足  
連山顛千里乍漲如驅烟惟師神異亦多端聊

記一二警愚頑弟子鎮滄稍違緣頂施碗水戒  
勿偏擯汝止俟一滴消更加吒罵心茫然忽爾  
三昧力現前身心碗水直下消謝師深慈無比  
焉針錘縱奪殺活全大機大用此可觀我作伽  
陀如花妍令師鴻名照大千

雪觀音頌

萬曆甲午正月初九日南翰林署中時  
值大雪童子聚雪作觀音像高七八寸

頌曰

以雪爲身以空爲骨瑩白虛明妙好第一大士  
應身徧十方國現大現小威神莫測是八寸像  
具大神力禮拜供養慎莫輕忽能生智慧亦度  
苦厄雖童子戲真實功德佛記是人成佛已畢  
見聞隨喜獲大饒益重爲證明居士真實

雲石頌爲錢君作

我觀乎雲滂然而出紛其五色不崇朝而雨八  
極以比君子之澤我觀乎石凝然而立有文有  
質玉生其中而光外溢以比君子之德有美一  
人兼此二物雖然雲之失馳吾取其歸歸則不  
馳石之失愚吾取其輝輝則不愚文章而宅道  
樞忠信而慎威儀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關漢侯讚

桓桓關侯疏爵漢壽初逢先王輔車左右飛也  
同心力扶顛覆報曹刺良雄名益張先王王蜀  
侯鎮荆襄降禁斬德七軍盡亾遷都避銳瞞也  
何怯白衣搖櫓蒙也何譎侯死不死至今烈烈  
侯產於蒲歸神章鄉中原江左萬里蒸嘗呼吸

感應烈日秋霜侯武而文好讀左傳侯勇而義  
秉燭達旦絕倫逸羣葛公所贊生爲名將沒爲  
名神如侯者希千秋一人我作贊詞佐岳繼塵  
西僧元怛吒釋攜旃檀佛像三軀歸國爲  
之贊

稽首世尊釋迦牟尼及無量壽藥師琉璃或折  
或攝在東在西如空合空跡異本齊有竺乾師  
元怛吒釋手熟旁行心通祕密幸哉供養春秋  
倏忽今攜尊像還錫本國其國所有銅像金銀  
觀茲旃檀生奇特心有張氏子施造其一余婦  
繼之并捨兒飾三像巍巍金山湧出見聞隨喜  
獲大利益師去何之瞻彼落日天龍鬼神擁護  
而行屈申臂頃過十萬程

長旛贊有小序

女弟子沈氏嘉祥年四十七歲前南祭  
酒馮夢禎室人也製長旛二上用五色  
綵線刺東西三聖及九品往生像經歲  
而成嚴飾妙好惟是見聞靡不歡喜因

比丘尼悟圓送清涼山文殊道場供養  
而夢禎爲之贊

吳綾光淨如白雪製爲長旛尊像列娑婆極樂  
無差迭一句彌陀足橫截世尊金口所宣說十  
方俱出廣長舌讚嘆功德劫至劫女弟子祥損  
膏血巧心妙手積歲月奉施清涼宜歡悅一針  
一縷佛所攝福因增長罪消滅文殊大士與記  
剎萬菩薩衆授手接須彌如礪大海竭此旛功  
德無休歇

示楚僧無外遊方

楚僧無外狹小黃雀樓鸚武洲將謁觀音於補  
陀叅文殊於清涼禮普賢於峨眉訪五百應真  
於石梁方廣因鄧蔚山王索眞實居士一言紹  
介於諸山靈居士唯唯夫出家兒日中一食樹  
下一宿不憚登山涉水千里萬里訪求知識爲  
已事未明耳豈徒玩弄泉石流連風月記取唐  
碑漢碣誇聞見博衣食哉無外有如此志氣雖  
未離鸚武洲十方菩薩悉知悉見無不爭先攝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受攜手同行居士豈難各放筆頭光明一爲紹  
介不然雖足跡徧名山草鞋錢難抵償也於是  
山王歡喜合掌讚歎曰善哉居士快作此語因  
以似無外癸巳閏月六齋日真實居士焚香書  
硯銘爲朱良叔先生題  
爾體剛爾用柔剛近仁柔近智利天下而不德  
故爲天下式

上天竺鐘銘

皇明萬曆戊子夏五月初九日杭州上天竺

新鑄大鐘佛弟子馮某謹爲之銘

日辛卯時禺中建神物垂無窮如天覆時訇轟  
息衆苦警羣聾本無聲聞亦空上上機一擊通  
雪浪師像贊

目如朗星舌如電光手提玉塵意氣莫當揮毫  
則麗藻堆湧說法則妙義飛揚是方袍之遊夏  
而明代之支郎

寒江上人像贊

心如水面如月不縛律常歡悅佛國中酒不缺

身外身丹青揭

孫司禮像贊

古心古貌爲國爲民三朝遺老一路福星依紫  
極班四星之寵秩綴衣齊三事之尊飽書史有  
經生之博雅排紛難卑辨士之縱橫願神道釋  
之境混跡湖山之濱是其衮衣巢許而清禁良  
平

劉生懋賢父讚

聖賢出沒生死海中遊戲順逆面目不同或露  
消息於其臨終刹塵影現悲願無窮惟劉居士  
布衣之雄誠心直道賈服儒風晚嬰病苦忽醒  
大夢五戒之鎧一月在躬我是寒山以警聵聾  
或人或天可西可東樂邦堯率是君故宮君不  
可識識君遺容非丹非青卽色卽空是甘露門  
覲面相逢若也刻舟劍去無蹤

江村居士贊

爾之胸中慶雲和風爾之杖底江湖萬里爾之  
蘧廬千古圖書所不足者濟勝之具以故見翠

壁而嗟吁爾所不足不能掩其有餘是其江村  
居士歟

鄭文學翰卿贊

爾氣翩翩爾腹便便爾筆舌見麴車而流涎如  
斯人兮奈何江湖流落而不登金馬石渠之間  
雖然胸中萬卷杖底千山取數已多未免見忌  
蒼蒼之天

吳伯實像贊

望之春融卽之謙冲探之巖密經緯在中蓋公  
之大不可見而出其緒餘以經理丘壑結構之  
之妙合於化工余過藍園半日春風鳥啼花開  
有如見公公神何之敬贊遺容

吳與松像贊

我昔來遊公也居停我今再遊倏兩周星公體  
如雀翩翩亭亭惟公素心難寓丹青四十七年  
遺緣蛻形神遊帝所玉洞金庭睹公遺像我涕  
其零

履素子像贊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爾哲而髯人貌而天行在儒俠之間荆庭春茂  
蘭階晚妍如斯人兮名實俱羶旣豐其德何必  
豐其年我瞻遺容飄然若仙

丁長公像贊

懿茲長公氣宇如龍髯而翩翩春容惠風年不  
逮德行克肖衷吾日三省用淑厥躬蓋公之緒  
餘以恢弘先業而其深培厚積足庇乃子若孫  
於無窮公不可起敬瞻遺容

吳長公之子從章出遺像乞真實居士一

語爲之贊遊黃山雨中始克償之長公  
名某字某樂山其別號贊

出則名聞四方處則行比一鄉生享高年之爵  
沒聞滿室之香儒曰得正釋曰吉祥八十一年  
如熙春陽子弟化之孝友嗣芳有肅遺容德音  
不忘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九



